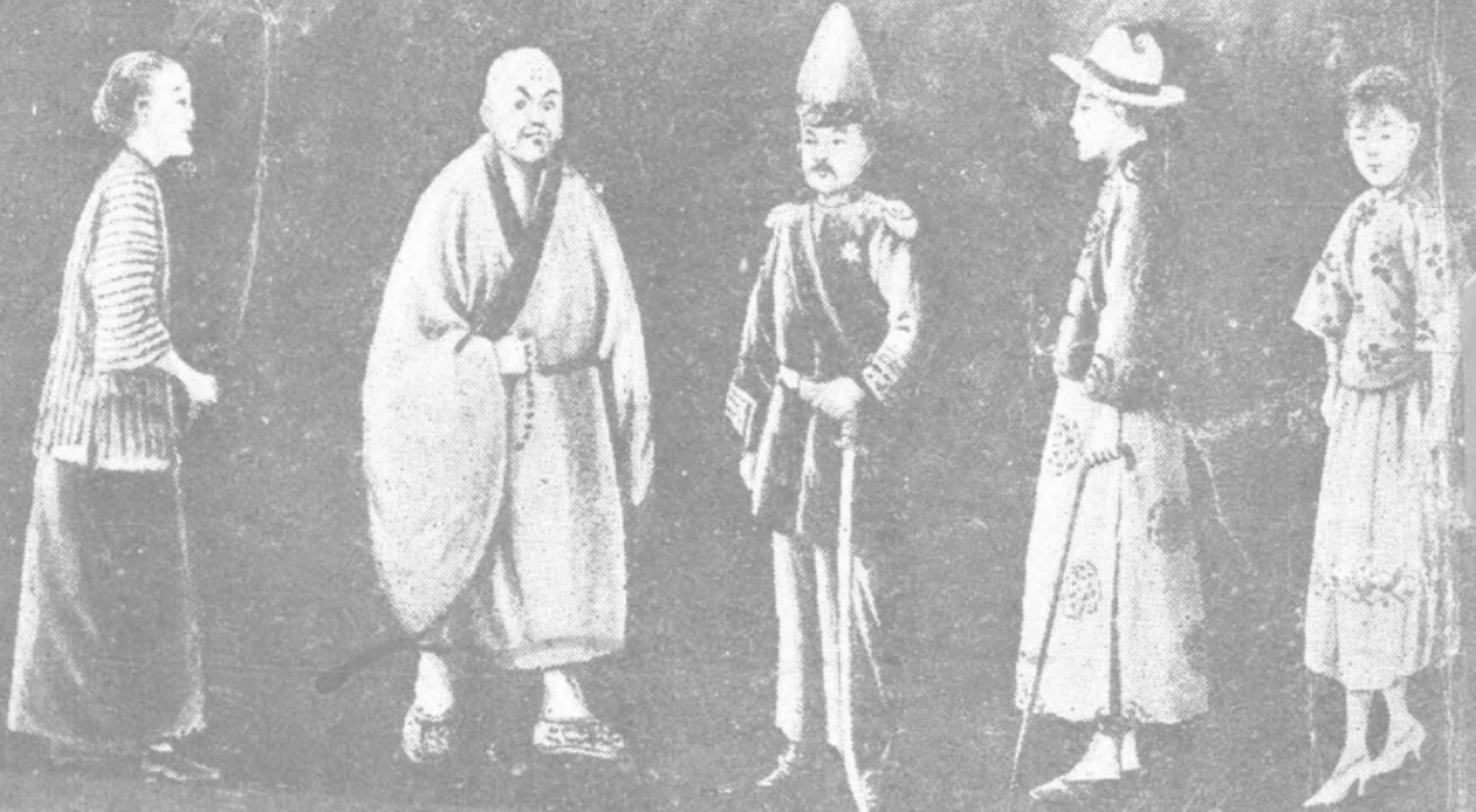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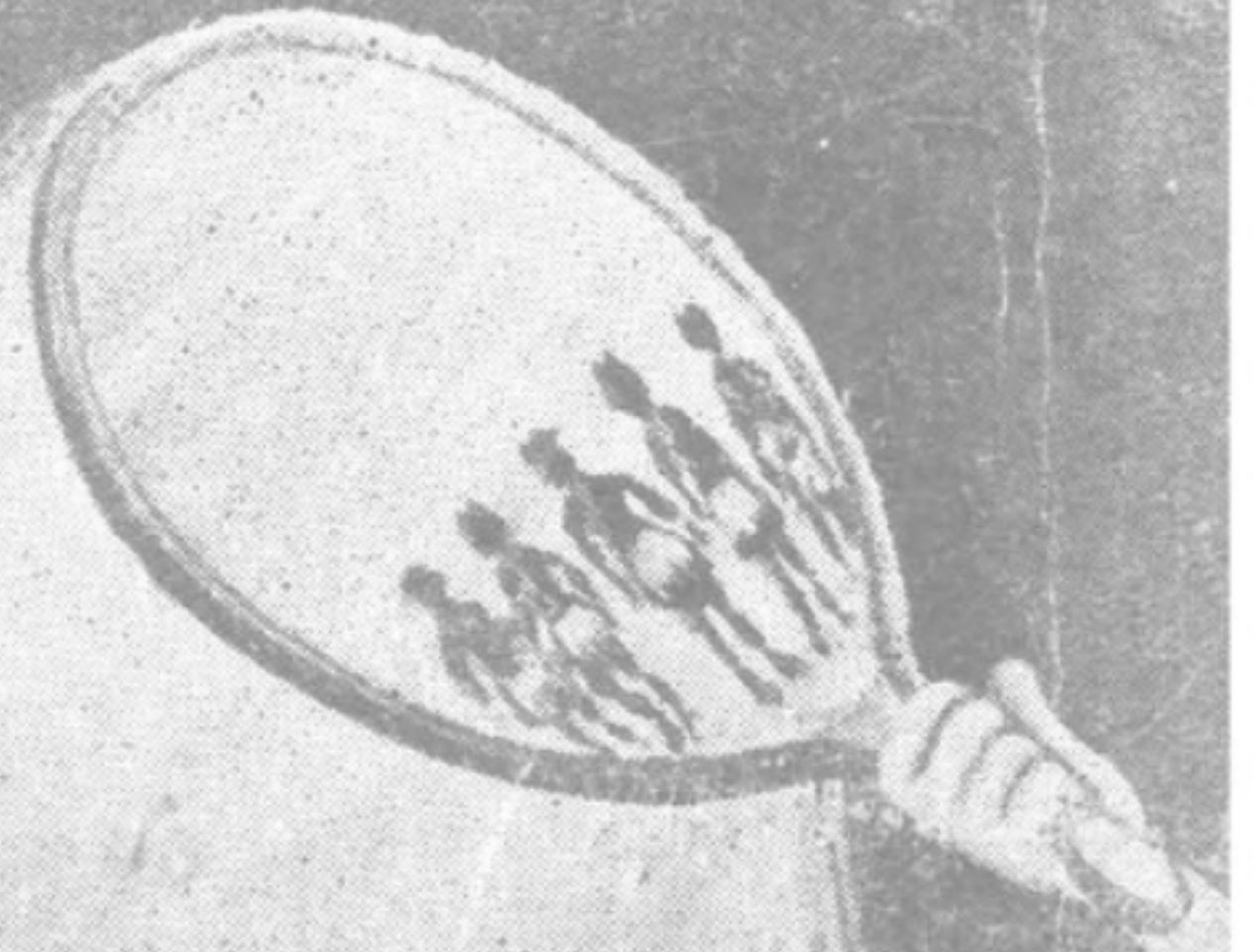


照妖鏡

集下



1 圖 繪 之 鏡 妖 照

◀ 幕 秘 之 印 人 ▶



◀ 幕 秘 之 樂 假 賣 ▶



◀ 幕 秘 之 物 竊 屋 租 ▶

◀ 幕 秘 之 考 招 局 書 ▶

▲ 幕 秘 之 錢 騙 信 送 ▶



◀ 幕 秘 之 蟲 蛀 米 ▶



◀ 幕 秘 之 奸 通 婆 佛 ▶

◀ 幕 秘 之 販 小 ▶

◀ 幕 秘 之 店 紙 烟 ▶



◀ 幕 秘 之 灘 本 唱 ▶



◀ 幕 秘 之 夥 店 貨 洋 ▶



◀ 幕 秘 之 攤 棋 設 擺 ▶

◀ 幕 秘 之 騙 行 嫗 老 ▶



◀ 幕 秘 之 酒 參 人 賣 兜 ▶



◀ 幕 秘 之 符 咒 賣 ▶

◀ 幕 秘 之 烟 香 賣 ▶

◀ 幕 秘 之 烟 售 館 旅 ▶



◀ 幕 秘 之 棧 客 小 ▶



◀ 幕 秘 之 籤 求 ▶

◀ 幕 秘 之 人 感 僧 行 游 ▶

◀ 幕 秘 之 光 圓 法 佛 ▶



◀ 幕 秘 之 數 神 夜 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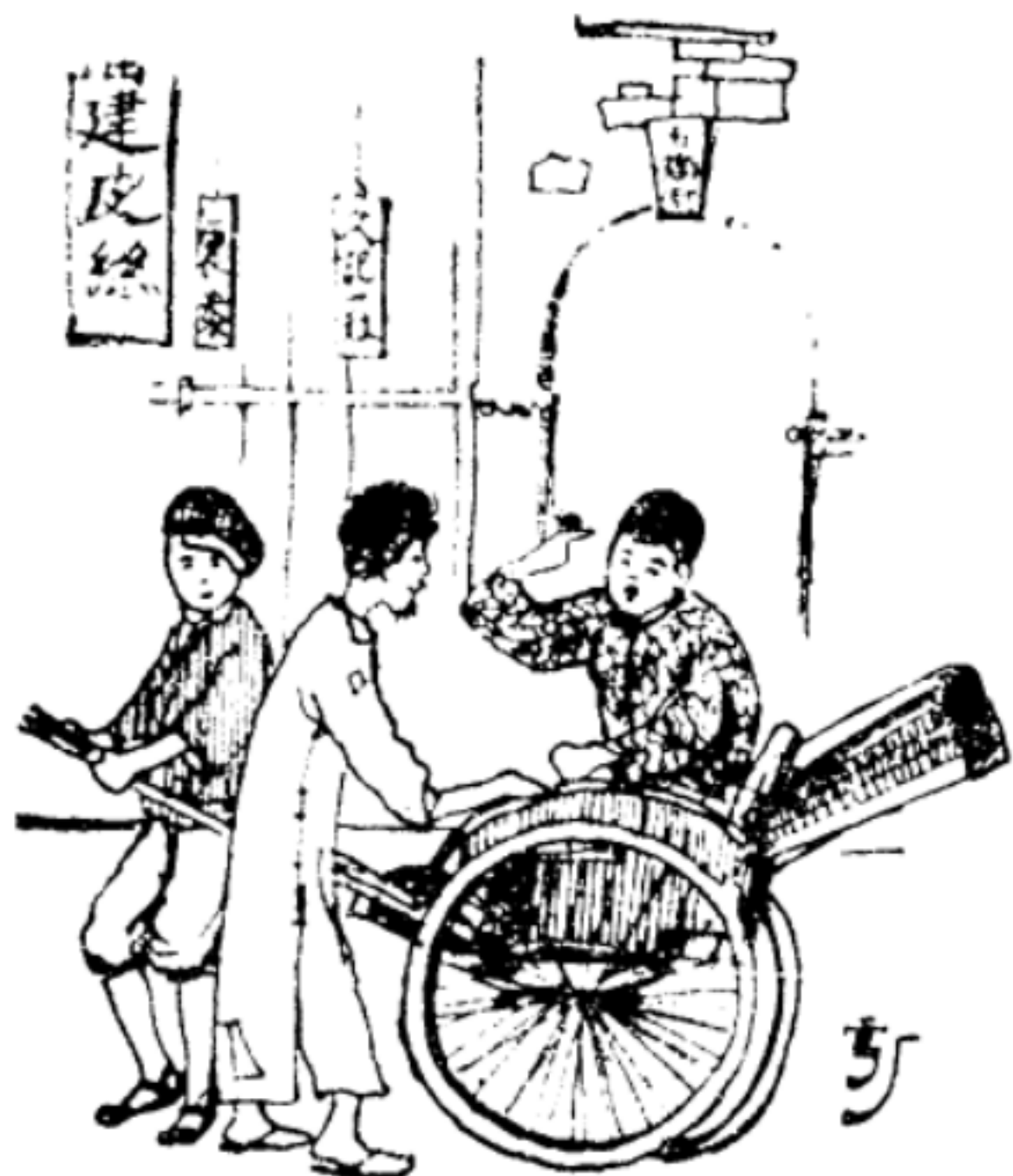
◀ 幕 秘 之 相 看 ▶

◀ 幕 秘 之 界 善 慈 ▶

◀ 幕秘之憐乞 ▶



◀ 幕秘之灰箔錫買收 ▶



◀ 幕秘之物搶丐 ▶



◀ 幕秘之逃捲舖衣成 ▶

◀ 幕 秘 之 醫 行 湖 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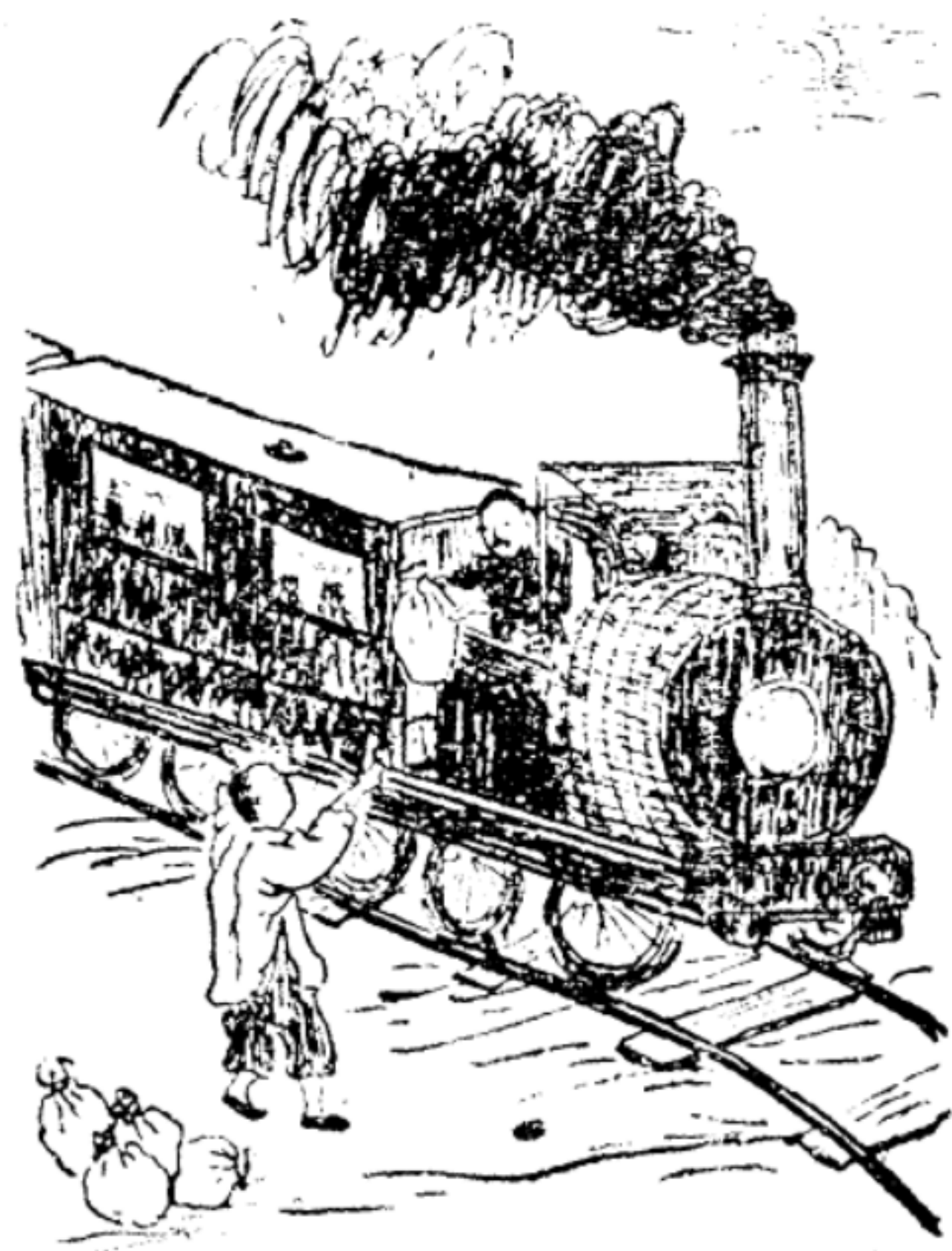


夢 蝶

◀ 幕 秘 之 童 生 放 飛 單 ▶



夢 蝶



夢 蝶

◀ 幕 秘 之 土 煤 運 私 車 機 ▶



夢 蝶

◀ 幕 秘 之 局 信 ▶

詐欺取財之淵藪

上海灘上一切作奸犯科之行爲。其手段雖各不同。而目的則均爲金錢。此輩在上海。約略可分爲下列六派。準此尋訪。較有頭緒。而内幕隱情。亦易於探求也。

①賭博派 此輩擅長賭學。有翻天掀地。移花接木之法術。所謂翻戲黨者是。其人高下不等。遍佈各省。黨員之衆。資本之厚。勢力之大。可爲手屈一指。其黨員之出發。專就被騙人之身價財產而選定。並有專事查訪之人。從事調查富有資財而嗜賭

者。其上海大木營有三處。聲勢非常煊赫。而被害之人。則不可勝計。婦女有因此而自殺。與失節墮落者。比比皆是。

②姦拐派 此輩居心之狠毒。比拆白過之一上其鉤。俟金錢騙完。再出之以拐帶捲逃。此輩有男女二派。專以男騙女。女騙男。相對人如男。即以女黨員行之。結果則指使捲款潛逃。此上海商界拆爛污。捲款潛逃之職員。所以日多也。倘相對人係女。即以男黨員行之。一上其鉤。即以種種手段。故意使其家人略聞風聲。因起衝突。然後亦嗾使捲

欸同逃。一經逃逸外埠。對女則售諸娼寮。對男則亦以捲欸潛逃報之。受害者。如啞子吃黃連。無處訴苦。因而墮落之冤男冤女。甚多甚多。

③軟騙派 此派分二種。一種專門冒充顯官達人之關係人。以代辦運動官爵。爲騙財之張本。此輩聲勢場面。均甚闊綽。一般在職之小官僚具有官迷者。鮮不上其大當。又有一種。以假託有資本家。委其開設大公司。或大商號。欲請人爲重要職員。爲騙財之初步。

④強劫派 明搶。路劫。偷竊。敲

詐接財神等。

⑤誘姦派 此派專以供給肉慾。故人稱之曰「鹹肉莊」。且與「姦拐派」有互通聲氣之處。

⑥江湖派 佛法圓光。神醫治病。包搖大會。看相算命。以及劣僧淫尼。皆屬此派。勢力小者。惟騙取金錢而已。勢力大者。與前數派不約而同。其名雖異。其害則同也。(仁者)

老百姓曰。滬上。隅之地。詐欺取財之派。別。竟如此之多。殊令人有防不勝防之歎。

私售煙土之猖獗

在北方各省的鄉鎮。或邊遠的省

分。對於鴉片之種·販·吸·是一般特別市區問題。也爲這二件事在軍閥斂財的根原。均明目張膽。無異公開的。人亦視爲極平常的事。不過在這萬方聚會。中外觀瞻所繫的上海。來顧這個勾當。難免就要遭各方的注意和反對了。但是吸食鴉片的人數。要算上海頂多。因爲上海靠着租界的保護。決無意外的敲詐。所以一般有錢的老槍們。都自然而然的來到上海。吸戶既多。消路必大。大利所在。豈肯放手。去年一場血戰。表面上還算堂皇。其實內幕中。却是爭鴉片權利彩票報效費。此爲熟悉政情者所共知。就是久懸不決的滞滞

當中作祟。據我看來。慢說其他。單是滬人主要求的盡撤駐滬之海陸軍。收回警察權。歸市民自辦的兩項要求。亦是難望澈底辦到的。讀完下文。當自明白了。

作者的親友中。老槍不少。大商人外。還有官僚。所以此事。尤詳細知道。今從各方面調查所得。分述於後。

■來源及沿革 上海鴉片之來源以雲·貴·川·粵·爲大宗。西北路亦有輸入方面。以長江一路。佔多數。後台老槍。就是某大軍閥。不過由商人出面經理罷了。經過

集下鏡妖照

的海關。及當地的軍警。都有報效。聽說某軍長初到的時候。對於報效費。討價每年需五百萬。經種種調停。始以三百五十萬元成議。當地軍警每月二萬五千元。貨到時派軍警保護起卸。按名每日酬給二元。故上海軍警。除吳淞閘北之外。無不沾此厚惠。視為一種額外收入。

販賣之地點 總發行所。在南市華界。門前四週有軍警荷槍保護。分銷處則華界遍地都是。亦有捐客。以客棧為多。

包裝式樣 包裝分三種。一兩包（樣包）十兩包。五十兩包。紙分三層。襯紙。油紙。白蠟紙。包口都用漿糊密封。上蓋圖章。以別來路高低。我親見的有下列三種。

（字號）（標式）（來路）（價目）

老大連	雄雞牌	川土	四元半
老源昌	葫蘆牌	雜路	未詳
協興	如意牌	不明	未詳

銷數 每年在申銷售。統扯約在五百噸以上。

價目 高低不一。時漲時落。

總之鴉片。所以能大批輸入者。軍閥之權力。與某關人員打成一氣耳。倘私人販運。必立即破獲。軍警依此為發財利源。奸商依此為謀利捷徑。然社會之流毒。永無殲

■ 集 下 鏡 妖 照 ■

盡之日國際體面。將愈墮落。可勝歎哉。

(仁者)

老百姓。去年本埠各公團爲了華界舊賣烟土問題鬧得天翻地覆烏煙瘴起旋因輿論一致攻擊始取消前議遷移一空今又托庇在某租界請看第二則拒毒會所述之售土秘密不難按圖索驥盡悉底蘊也。



上海中華國民拒毒會
調查法租界販土之報告

云。查得法租界販土機關。在懿德里者有四家。爲

- ▼郭煜盛(十一號)
- ▼和德(三弄三號)
- ▼鴻泰(三弄八號)
- ▼寶記(三弄四號)

在寶興里七家。爲

- ▼郭源茂(二十七號)
- ▼怡大(三十五號)
- ▼怡盛(三十五號)
- ▼郭協記(二十三號)
- ▼郭寶豐(二十九號)
- ▼郭協盛(二十四號)
- ▼廣茂和(三十三號)

在慎興里一家。爲

- ▼郭洽記(十二號)

在德銘里一家。爲

- ▼同昌(一弄二號)

在中華里五家。爲

- ▼三興(十一號)
- ▼偉記(四號)
- ▼協昌(十三號)
- ▼榮盛(四號)
- ▼同泰(三號)
- ▼興興(四號)

在昇平里一家。爲

- ▼同順公(二十八號)

在明德里四家。爲

照妖鏡下集

▼福興（二號）▼源和（六號）

▼新康（二號）▼大昌（六號）

在華慶里四家爲

▼天聲（一四六號）▼仁豐（一四二號）

▼協康（一四六號）▼英昌（一四八號）

在吉安里七家爲

▼大記新（總街三號）▼南誠信（十四號）

▼源餘（十四號）▼同茂（二號）

▼生茂（二十一號）▼大雲（二十一號）

在大錫里一家爲

▼源六（一二號）

其間營業。以郭煜盛與三興同泰等數家門市爲最發達。鄭洽記同昌等數家批發爲最發達。在郭煜盛門外。十分鐘之間。來往顧客七

人。男三。女四。均面帶烟容。衣衫

襤褸。探首縮腦。時露不安之象。

且似有流氓式者一人。在外梭巡。

諒必爲該土號之偵探。備防意外

事之發生也。在三興立五分鐘。該

號大開其門。內容更爲洞悉。時顧

客滿座。約八九人。男女參雜。互

論土價。一若普通商家之賣買然。

懸黑板一。一以白粉寫『老雲』兩

大字。邊有小字兩行。爲『每兩三

元一元起碼』八字。一爲價目單。

土產貨若干。洋貨若干。一一詳列

。綜觀各土號之招牌。多書爲滙兌

莊字樣。不知者萬難辨識其爲販

土機關。至其內部佈置。據觀察所

照妖鏡下集

及。類多高櫃鐵欄。而源和玻璃窗內。更置短板壁。高與人齊。旁開小門。僅容一人之出入。張貼紅箋兩條云。『年內五天、優待顧客之意必謂該號除售土外。兼設烟燈者也。旋入寶興里。烟臭拂鼻。特以土號櫛比。亦難辨其臭味之所自來。總之在在土號開設之里內。其出入之人。偶一留意。即以衣衫不整。鵝面鳩形之烟徒居多。出入於土號者。更不必論。此乃該處最近販土之概況也。』

老百姓曰。上述各土號住址牌名。係根據中華國民拒毒會報告。曾載去年申時等報。尚有該會函致法工部局請禁一事。亦

已刊過。當日各大日報。故不錄刊。

黑店開張之

我現在所記的黑店。不是舊小說中所說的黑店。原來就是本地租界上新添的一種店舖。那店上冠一黑字。却有道理的。因為那黑。就是一黑飯的黑。或一黑老的黑。『所以這種黑店。和荒山野裡賣人肉包子的強盜黑店。絕對是兩樣。現在黑店二字。已經解釋明白了。就要講到正文上去呢。』

話說下租界上的黑店。真是多得不知其數。從前曾由象牙知事包辦。設了一個大公司。再由大公司

分出了各小公司。每月納費若干。心反對份子聞了。不知作何感想。疏通當道。就可以明目張胆。懸牌

設櫃。大做特做了。到了去年。不

知因爲什麼事體。竟大大的嚴禁

起來了。于是所有的黑店。祇得掩

旂息鼓。在私底下交易了。到了今

年。又由各方面向當道疏通。商之

再三。又蒙允准下來。擇于七月一

日起。大的黑店。每月納費三千四

千不等。較小的起碼納費二千。所

以自七月一日起。本埠下租界上。

又發現了二四十家新開的黑飯店

了。各店的買客。真是擁擠異常。

各店的店夥。好似山陰道上。大有

應接不暇之勢。我不知各處的熱

呢。唉。(劍公)

■ 機車私運煙土之網羅

余因收繭來錫。昨與友人談及滬

上鴉片事。據云。滬甯鐵路一帶大

小車站。自今年起無不推銷暢旺。

由鐵路上機車。(即火車頭。)保險

運送。方法甚爲巧妙。每百兩收費

十元。茲特略記如下。

鴉片烟土。用蒲包或蘆包盛裝捆

好繫上標籤。寫明送交地名。藏

埋於機車之煤堆內。其每處交貨

地點。必在各車站揚旗(即車輛

進站之地)相近。預與收貨人。約

定鐘點。由收貨人在該處等候。車過時。即由車上擲下。其運送必在晚上。所以防人之察覺。其必不到車站擲下者。使接貨人可携從田野繞道。不必由車站出入。以避搜檢也。故夜車之機車煤堆內。無不有壘壘之土包。埋藏於其間云。

(仁者)

夾帶煙土之竊案

近來各處反對烟土一事。雖甚囂塵上。然無一完善辦法。究之禁者自禁。吸者自吸。而販者自販也。上海各機關。如火車上。輪船上。凡夾帶烟土。有藏於夾底箱子。及夾底桶內者。已屢有破獲。而不破獲者。尙不在少數。涿涇一商人。前曾販土。親至滬上購海放三件。(即俗稱粗高紙)私自卸開。每件中挖成大圓洞。以原件大土三隻分藏之。仍行紮好。發交裡河航船帶回。行之年餘。從未敗露。此一事也。又有執磅子。將家藏大號木板書十餘本。中挖一洞。購小包烟土實其中。旁用另紙塞緊。外加夾板封交民局。寄回家中。後來有人傳揚出來。上海民局。不肯收寄。而精製古本。已踏蹋不少。此又一事也。又有某君向花樹行購得大梅榕兩株。裝於兩大黃泥盆中。

下面藏大土兩件。用泥蓋好。復以青苔等點綴之。居然由小輪裝回。而官警稽查。毫不疑及。此又一事也。木匠某。工心計。自製六隻長

(蕉·畫)

■ 強盜魔窟之變遷

方形之空木匣。旁用抽板爲啓閉。到滬後購小包土填塞其中。外用皮皂汁四圍厚塗之。向太陽晒乾。外裹粗紙。草繩紮之。搶在手裡。如大條洋皮皂然。行之半年。亦不破露。此又一事也。又有一匠。肩荷木匠傢伙。如鋸子斧頭等。趁輪到滬。似謀生活者。內有一鏢甚大。抽去鏢刀。其中空空。亦曾購土容實之。仍將鏢刀裝上。不露痕迹。搜查雖嚴。斷無疑及於此者。此又

中國之兵利匪。本來沒有分別的。在這惡勢力之下。所發生的搶劫。幫票。姦淫。是必然之事。故居在軍閥治下的人民。無論那一處。無不深受這種恩惠。並且逐漸的要惠賜到軍閥治權所不及的上海租界裡來了。如不信。請到捕房和事處去一閱案牘。近來盜案之多。真能令人驚倒。

茲從老於治軍。失意不久的一個三等軍閥處。得到盜窟消息。亟記

■ 照 妖 鏡 下 集 ■

述之。一般有偵探責任的。應該重重的注意才是。(以下皆某君談話)凡敢於持械搶劫的人。十人之中。九是當過兵的。否則決無此種胆力。軍隊中有一種橫暴而不顧後來的惡習慣。已成爲普通性了。所以凡是當兵的。他決不能改變僥倖之心。苟圖眼前快樂。不顧後來。在農·工·商界。可以說沒有他們的噉飯地。那末既無當兵機會。只有做盜匪的一途。上海強盜的來源。根本是由失敗的軍閥避居租界帶來往日跟隨兵卒。此項兵卒的親朋。大率又是潰兵。一聞朋友在中。必紛紛而來。他們來的時候。或是在別處搶劫之後來銷賣贓物的。或是來找生計的。前者必先居於較大的客棧。後者則就門房裏或小客棧中居住。這類人最樂的是吃·穿·嫖·賭。在上海這繁華地方。豈能經久化用。一旦爲窮境所迫。圖窮匕現。必幹那搶劫的老勾當。況傢伙(手槍)是現成的。又可以隨時施用。此上海租界的搶劫案。所以日多之原因也。(仁者)

老百姓曰。此君自行伍出身。以至於中級軍官。其間經二十餘年之治軍經驗。甚富。上列談話。甚有見地。日前某探員告我。謂所獲盜犯。細加審訊。無不是當過兵的可

信然矣。

□地皮蟲作偽之

一般有錢的商人。或是地產公司。往往到各處採買田地。轉售給人家。或租人家的田來蓋屋。其中獲利無窮。然而其間不免有許多奸詐恐嚇的行爲。來欺騙一般沒知識的鄉民愚婦。前天得到一件事。關於地產商的奸偽情形。頗爲詳細。特記錄在下面。

某公司的買辦孫某。專做買賣地產的商業。經他欺騙冤枉而賤價買入的。不知凡幾。所以作孽重重。民國十二年的春季。被孫某打聽

着有一家姓倪的。是寡婦。只有一個兒子。纔十一二歲。家境很是窮困。祖遺下二畝多田。二三間平房。恰在法租界的熱鬧市區內。由是孫某差一個能說的人去說道。現在我們東家要建洋房數十幢。想問貴處租這塊田。於你們也很有益。①你們可以得到許多租金。②期滿後。田依舊是你們的。這豈不是一舉兩得嗎。婦女們究竟知識淺。不知道社會上奸偽欺詐的事很多。所以寡婦一想倒不差。這機會不可錯過。由是絕不躊躇的答應了。說定了二十年爲期限。每節二百塊錢租金。(一年三節)即端

陽。中秋。年底是也。這時孫某就建了數十幢又高又堅固的洋房。租給外國人住。後來孫某悄悄地到了工部局轉下道契。起初一二年裡。租金倒拿著的。到了去年年底。倪寡婦親自去拿租金。孫某非但不給。并且很恨恨地說道。這塊田你們已經售給我了。爲什麼還要來拿租金呢。寡婦頓聲道。咦。我何曾售給你們啊。由是孫某拿出一紙道。這不是道契嗎。寡婦明知是他們的奸僞。然而自己只有舊田契。沒有道契可靠。並且他們有錢有勢。欲同他們訴訟。是不能的。祇有哀求一法。於是跪下哭道。

先生啊。你看我寡婦面上。多少給我幾個錢。孫某起初不答應。後來有人做好做歹。纔答應了一千塊錢。寡婦沒法。祇得拿了這一千塊回去。私下裡大罵孫賊不止。唉。這塊田照市價賣起來。至少也要八千兩銀子。若輩地產奸商。多麼狡詐。真正殺不可恕啊。(紫電)

儲蓄公司之秘密

前日下午。余從馬敦和帽舖。買了草帽回家。走過山東路望平街。看見一黃包車夫。手指某儲蓄公司。帶哭帶訴的說道。……『你是個人呢。還是個畜生呢。爲啥面皮不要

、連我的汗血銅錢，都騙去。望這
另公司裡一逃，就算完了。我來尋
找，他們推三賴四。什麼我們沒有
這個人，你不是眼花了麼，我明明
看見他進去的。還要抵賴咧，可憐
我幾年心血，被這個畜生，騙得乾
乾淨淨了。」說完嚎啕大哭起來。
我當時心裏想道。這個可憐的車
夫。究竟爲什麼要如此痛哭啊。待
我走上去問問他再說。就對他說
道。「喂，你什麼要哭啊，請你講
給我聽。」這車夫聽見有人和他講
話。就仰起頭來。對我看了一看
。說道。「先生，講起來，我的
名字，叫李達三，拉車度日，一家共
有六個人，皆靠我一個人過活。我
從前年起，縮衣積食，積到現在，
共有八十六元大洋，前天有一個
衣冠楚楚的男子，自稱在某儲蓄
公司，充當會計。到我們住房一帶
來，揚言道，你們那個人要儲蓄，
我們公司裏，現在獎勵儲戶，利息
優厚，並有特別獎券，頭獎一萬元
，機會難得，要來儲蓄，快一點，我
當時被他迷惑了，就對他說，我有
現洋若干元，托你去儲蓄。他滿口
承認，就叫我拿洋錢交給他，同他
走到九江路山東路轉角，他叫我
立在路口，他去拿儲蓄證，我有點
不相信，一定要同他一起去，他說

你真呆了，我們偌大一個公司開
了，豈要拿你區區幾十塊洋錢。你
可放心。我立刻就去拿儲蓄証給
你，說完就去了。我遠遠見他像走
進這月公司裡去的。等了一刻，不
見他出來，我發極起來，走進去尋
他。他們見我是黃包車夫，就拿我
趕出來。我沒得法子，只好罵罵出
氣，「我聽了誰你是死人。還是活
人。你如何勿與他一同去儲蓄。你
現在去怪這月公司裡。真正笑話
了。還是快快回去罷。再哭也沒用
了。」他聽了只得哭傷着臉慢慢吞吞
的回去囉。

(誅奸)

運動作官之

本埠有所謂內務部特設駐滬違禁
藥品管理局者。前局長顧。以濫設
分局。假借稽查名義。強搜索詐。
經人控告後。乃由部另委施某接
充。施係甬人。本業販黑。但不善
經營。以耗折聞。然鑽謀之技絕精
。曾一度創設川邊獎券局。攬得金
錢不少。今茲施於未到任前。更有
一事。堪供吾人談助者。先是施賚
金赴京運動。已得內部之委任令。
欣欣然方擬返滬接事。孰意司長
督辦。忽又密保樊某充任局長。張
之勢力。今已炙手可熱。如欲收回
成命。即堂堂內部之正式任命。豈
可霎時變易。不將類如兒戲乎。惟

張之保電。當然更不能弁髦視之。不得已遂與張協議，暫由施爲止。而樊副之。併訂期三月後。當撤施任。以樊升正任。故施實徒供傀儡。如改各縣分局爲稽查處。出賣稽查證等。幾全爲樊所主持。邇因內部又以接到滬人呈控。謂滬上烟土公賣。竟粘有管理局之印花。故特致電盧鄭。命將該局長等交廳監視。聽候查辦。若是則吾人深歎施之儉雞不着蝕把米也。（笑時）

單飛放生意之秘密

上海乃五方雜處。奇奇怪怪之事。日有所聞。身居海上者。不能不慎

之又慎。即嫖之一字。險惡多端。除長三么二野雞外。另有一種秘密賣淫。如仙人跳。活落門門等。殊爲危險。又有一種新秘密發生。名之曰『單飛放生意』出來時。必在夜半之後。常有年輕婦女。單獨在馬路上行走。如有好色之徒。上前問他。『你年幾輕輕。此刻在路。』上行走。不怕遇歹人嗎。』他回言。『家中有氣。或言被父母打罵。晚膳後出來在某戲院觀劇。或在某游藝場游玩。戲畢出來。已過十二點鐘。曾往小姊妹家借宿。適姊妹出門。欲回家恐再被辱罵。故亦不願。』現在何往。自己亦未定。或走到

天亮再說。』『再或回答家住某處某里，因出來觀劇，回去里門（鐵門）已關，現擬往姊妹家借宿。』其回答均大略如是。而人品亦尙可觀。愛色者勢必心動而起意。如誘令往宿旅館。其禍至矣。因其遠遠有人跟隨。其禍之來。或在當夜。或在明晨。該跟隨人即糾集黨徒。闖入房中。大聲謂此女是某家小姐。捲逃出門。被汝誘奸。該當何罪。乃行使其種種敲詐手段。且非五元十元可以了却。甚至有出數百金借據者。再有一種年在二十以上之婦女。手持包裹一個。在十二點以前立在稍僻之馬路口。

裝作受家中打罵而逃出外。或謂由別處來滬。投親不遇。若有人與之週旋。其禍立即隨至。其敲詐之法。與上述略同。世風不古。人心險惡。上海尤較他埠爲甚。願旅居滬上者。慎之爲要。（錢若烟）

老百姓曰：此種陷阱，爲變相之仙人跳。其狡詐手段，可謂加人一等。

野鴛鴦之惡毒

有名三姑娘者。周其姓。千人其名。父業廚司。母聞薦隨行。千人有妹二。均習伶。姑娘起初肄業於城內十頃田之百松學校。恃其小知。博得校中師長歡。以故該校每有游

藝會。必委諸姑娘包辦。而姑娘之。遂爲衆人所毀矣。姑娘名譽既壞。名遂大振。不久畢業於該校。即轉入藍田路之求末中學。依然恃其小智。又得該校校長以長女士之歡心。百計依從。該校適有幾週紀念。姑娘出力最多。校長益倚重之。有妬之者。譖之於校長。校長怒。遂與之疏。姑娘自知難安。遂即離校。改入成衆學校。未及一載。亦因爲人所譖而出。乃由一同學某介紹入南市中國電話局。爲女接線生。月薪念餘元。初頗純厚。無如良莠不齊。兼之電話局。又爲男女同事。姑娘一弱女。且存心慈悲。因之普濟衆生。一塊無瑕白玉。

遂爲衆人所毀矣。姑娘名譽既壞。電話局勢難安居。遂自辭不幹。姑娘之父母亦任之。姑娘既失業。遂日徵逐於游藝場及影戲院。實行其男女平等之新法。不久遂與一富家子湯姓者相識。租一小房子爲臨時公館。又與彼富家子往杭州預作未正式之蜜月。時余適因事過車站。偶見姑娘與一華裝少年。購滬杭車票。余詢之。彼云。往杭州去。時已變其昔日之裝束。居然一富家少婦也。不知者。以爲是一對新夫婦。實則兩隻野鴛鴦耳。

(餘生)

①調換 吾人如將銀洋鈔票托信局寄家。或寄往外埠店號購貨者。彼必有意調換。如寄去本地通用之鈔票。則換之以外埠不通用之紙幣。受者使用時。往往另須貼水。他如銀角之以本省易外省者。尤數見不鮮矣。②遲悞 寄款者。如今日寄洋若干于何處。該局常延擱一二日。或竟暫爲挪用。遲至十數日。方始發寄者。更可恨也。③塗改 吾人寄信時。如信力已付。則常書已給二字。初不知該局竟利用已給之已字。信手改來。則成爲照字矣。若不經意。鮮有能察破其僞改者。④需索 信局之對於



前日余自家中寄來衣服一包（係由民局寄來）

居戶人家。送遞洋信時。往往任意需索。有每洋之力取費五六十文者。但店號之受此累者尙少。信局之秘密既如上述。則欲使人信仰託寄。豈易事耶。（汝嘉）

包上註明力照。余乃如數付之而去。不料越日。家中由郵寄來一函。詢及衣服一包。未知收到否。且謂力已付訖。余乃大奇。細視包上力照之照字。乃爲奸商所塗改。余以一時粗心。竟被其朦蔽。且彼等有時非惟塗改。且易包紙以欺人。

嗚呼。夫信局之設也。便利交通。最重信用。今若此則信用已喪盡矣。(偉)

老百姓曰。民局之種種秘密。已如上所述矣。記者去年向某老牌信局寄現洋二十元。至松江。詎時隔一旬。松江友人尙未收到。記者深致駭怪。滬松相隔祇數十里。何滯滯若是耶。屢次派人前往交涉。該局一味支吾推託。松局之耽誤。後又隔兩旬。仍未送到。記者忍無可忍。即勒令還洋了事。嗚呼。設置信局之本旨。在於便利吾人之寄遞。不料其腐敗如是。欲使人信仰者。安可得乎。

禁煙之秘密

播種烟苗。在今日固應嚴禁是也。若烟苗而非播種。而亦罹破家之禍。不亦秘密中之最慘劇耶。何謂非播種之烟苗。則鳥糞種與地土之餘種是已。鳥糞種者。如飛鳥啄食罌粟子。而遺糞田畝中。其遺糞即能發生烟苗。此凡百植物中皆然。亦稍明農學者類能言也。地土餘種。如上年播種罌粟之田畝。今雖改種園蔬。而土中恒有罌粟種子。留遺其間。春陽坼生。百卉萌動。即成烟苗。此類烟苗。少則三數株。多亦不過十餘株。其非私自播種明甚。然一經查獲。即可科以重罰。雖百口伸辯。莫能白也。然

官廳中往往藉端發揮。小題大做。而鄉民遂遭破產之患矣。

劇矣。

猶憶民國三年中英會勘之役。人其最酷者。莫如泰順某知事。某本民之罹於禍者。至爲慘酷。先是駐一荒信耳。少時讀書不就。前清時京英公使。因停運印土一案。聲請曾遊日本。充同盟會會員。光復後政府請派員分赴各省會同查勘。夤緣而得泰順縣知事。生性殘忍。如果內地烟苗實已禁絕。則印土所過之處。遍地爲墟。其查獲烟苗自可停運。是時余方受職於浙之也。除焚燬房屋外。立傳村中之士舊溫屬某縣署。見聞較確。惟此事紳至。諭之曰。若村中發現烟苗知關係國際。省政府不啻三令五申。之乎。曰不知。曰某處田中尋獲煙幾有談虎色變之象。而各縣知事若干株。汝等猶未見耶。曰此爲某各警察事務所所長。(今改稱警佐)無涉也。曰汝等爲地方士紳。當此均以身家性命所關。不惜出全力以注之。日夕奔走各鄉間。無有煙禁森嚴時代。應詳加查察。今既甯暑。而重重秘幕中。遂出現活發見煙苗。尙有何說。且轉瞬英使會勘至矣。彼時將奈何。而斯時之

防兵。(查勘煙苗，必帶有兵警。)後甌海道逕呈中央肅政廳。旋奉已分頭四出。勢尤洶洶。若輩平日本漫無紀律。至是則擅入民家。暴戾恣睢。遇鷄豬之屬。則宰殺烹食。無所不至。居民至是除認罰外。別無退兵之法。於是羅雀掘鼠。按戶派繳。全村騷然。泰順本山僻小縣。地處貧瘠。及大兵既去。已十室而九空矣。其最傷心慘目者。莫如二都夏姓一案。焚去房屋一所。內煙竈七具。罰款至千餘元。吁嗟小民。不死於刀兵。不死於水火。而死於一般之貪官酷吏。抑亦可哀也矣。

株。罪名既不成立。而乃波及全村。實屬草菅人命云云。是亦可想見其大概矣。煙苗既如上所述。而吸烟亦同在禁止之列。調驗吸烟。照章須設調驗室。凡受調驗者。入室時須沐浴。更換衣服。以杜攜帶戒烟藥品。入室後。復派員以監察之。起居飲食。皆有一定時刻。不準吸食水旱烟及香烟等。並不許家屬傳遞食物。所以防夾帶也。除終日靜坐外

僅能在室中略爲散步。不許擅自出外。故受調驗者。幾與囚徒無異。然爲日既久。肢體困倦。繼則呵欠隨之。時作昏昏思睡狀。而監察者即可指爲發癮之憑證。於是即可科以若干之罰金。而老饕之目的。至此乃大達矣。

莫可根究。故罰款雖累累。必至支銷淨盡而後已。蓋禁烟費並無指定的款。定章即將罰款內開支。而重重秘密。亦自此始矣。

老百姓曰：禁烟大政也。而其秘密與黑暗。竟如是之多。欲禁烟前途之大收成效。安可得乎。

至於官廳罰款。則亦莫可究詰。夫今日官廳之罰款。無論爲司法。爲警政。一一皆須呈報。而烟禁罰款。何莫不然。然則此中之秘密安在。日報銷是已。每下鄉一次。隨從夫役人等若干。飯食若干。犒賞若干。某月若干次。某次若干日。以及一切雜支。無一不可任意填寫。

旅館售煙之秘密

鴉片一物。雖已嚴禁。然試過某界一觀。則私售煙土者。觸目皆是。惟對於旅館中之旅客。禁止私吸。則甚爲嚴厲。口界時有搜查旅館等事。但旅客之有烟霞癖者。設一旦斷其嗜好。未免於營業有碍。故

鴉片與旅館。實有連帶之關係。且茶房輩。對於旅客吸烟者。視爲唯一之好主顧。因客吸後有烟灰到手。可以易錢。故禁令雖嚴。彼輩終能設法使吸者仍安然吸食。寶口街一帶之旅館。其秘密所大半皆設於後披屋內之下等房間。屋甚湫隘。冀人不甚注意。房設短榻二三。烟具完備。一任客之吞雲吐霧。逍遙於芙蓉城裏。然此輩尙能稍知國法。不敢公然吸食。而又有甚於此者。則口界口家口橋一帶之旅館。竟明目張胆。一榻橫陳。熟魏生張。堂皇吸食。未嘗稍稍顧忌。故一般有阿芙蓉癖者。莫不趨

之若鶩。業此者。以爲客所吸之烟。皆購諸膏店。不免利權外溢。因思有以挽回之。於是自備資本若干。購原土而煎之成膏。打之成泡。定價每泡或一元或五角不等。售諸吸客。客亦利其便利。皆樂購之。其辦法何異於燕子窩。可謂妙想天開。特別之營業矣。

(樹屏)

老百姓曰。以旅館而兼營燕子窩。雙方謀利。可謂唯一之好生涯。

□小客棧之秘密

上海法租界東新橋及八仙橋一帶小客棧。鱗次櫛比。每在午後六七時許。設有衣服楚楚者。經過其地

。必絮七問曰。阿要房間。……不知者以爲棧夥招攬主顧耳。豈知其中。有秘幕在焉。猶憶余前晚自大。世界出。行至口口小客棧門首。忽有一人問余曰。先生阿要房間。余佯作不解。謂之曰。汝言何語。彼又曰。有好格人家人。包耐中意。余又問之曰。然則住宿一宵。需錢幾何。彼曰祇須三元。茶房娘姨等費。一概在內。並不另取分文。偷勿過夜。只打一炮者。兩元足矣。斯時已鐘鳴七下。余尙未晚膳。覺飢腸轆轤。卽返身而走。彼仍隨後諄。七相囑曰。此地日間亦可來。余名某某。先生若來。但呼吾名可也。

嗚呼。 (朱鵲魂)

老百姓曰。世道澆漓。淫風日熾。此種小客棧。不啻爲特別之待合所。而招攬行人之。茶房。又負有拉皮條之職務。惡風如斯。可勝慨哉。

接客與車夫串騙之圖

本埠各輪船碼頭。近出一種匪徒。捏冒各大客棧接客夥。手持僞印楷片。並勾串黃包車夫。亦用僞造車照。紛向各碼頭守候輪船抵埠。彼等卽登輪佯爲兜攬寓客。客商如向彼等索取車照楷片。以爲質證。將行李交給若輩代搬運岸。則彼等一經物件到手。卽裝車如飛。

而去。即客人機警。緊隨下輪。拖至中途。亦必強索車金。大肆敲詐而後已。受害者不知凡幾。昨晨有浙省甯波某軍署參謀吳錫藩君。因有要公赴杭。特乘新甯紹商輪。由甯來滬。抵埠時即遇一匪手持車照。向吳兜攬。經吳君囑彼推送滬杭車站。言明價值。即將大皮夾交彼攜下。吳亦取照離輪。不料一轉眼間。已不知去向。迅往碼頭邊尋覓蹤跡全無。吳君知係遇匪。遂即開明失贓計公文一件。現洋四十元。皮鞋一雙。夾馬掛一件。皮夾一只。馳赴淞滬警察廳。請求勒緝。當道據報後。查得此項匪徒。

胆敢偽造執照。登輪竊物。實屬不法已極。除飭水巡隊長立繕簡明示諭。分貼各輪船中。以備旅客閱覽。知所預防。免受欺騙外。並特諭令偵緝隊長。選派隊士。分赴各碼頭守候來輪。嚴加偵察。如有此項匪徒登輪誑騙旅客行李。務須逐一嚴密拘捕。以保行旅。而懾匪胆云。

老百姓曰。此一段秘密曾刊載各大日報。其種種黑暗及狼狽爲奸之手段。言之甚詳。凡旅行者宜慎之又慎。庶免其欺。

旅客作賊之秘幕

今春余友錢君抵滬。寓四馬路張

華旅館。特邀余作陪。乃於課後驅車往焉。余友所居爲樓上之某號。

(下沿廣西路) 淪茗清談。足破客中沉寂。忽鄰室來一旅客。口操北音。手提一大篋。服裝華麗。舉止闊綽。茶房待之。極盡殷勤。惟客則殊淡漠。似厭茶房之不解事者。

屢揮之去。而茶房未措意也。久之鐘鳴十下矣。茶房徑叩其門。問欲晚膳否。則閤然無聲。問欲茶否。亦不答。知已入睡鄉。不敢驚動。

時將夜半。茶房偶過其門。聞門內窸窣有聲。伏而聽之。聲益厲。乃大疑。急喚集他茶房從隣室竊窺之。(客之東室爲余友所居。西室

則尙無厲客) 見客方捲帳子被褥及室內之零星物件。置之巨篋中。舉動敏捷無倫。而窗檻上則牢縛巨繩一。蓋擬先連巨篋外出。然後懸繩而下也。衆茶房乃破扉而入。合力繫之。而鳴警送捕究辦云。

(何心秋)

老百姓日作爲旅客。陰作竊賊。可謂胥篋中之別開生面矣。

貨棧司事之秘密

世情愈下。秘密愈夥。百弊叢生。言不勝言。茲特將棧房司事舞弊錄出。爲遠地客商告。某公司洋棧某號棧房。司事者倚戚友力。得充

斯職。時與棧司某狼狽爲奸。盜買客貨。其手段亦甚高強。致棧中各貨。出時過磅每少斤兩。其盜買也。必先協同號客之出貨人。以爲出贓之地步。其竊客貨也。先以空袋運入棧房。然後以棧中存貨揀大包者扞出若干。俟積成數後。則乘號客出貨之際。帶出時竟有以客貨之大包運出。以地脚等拼搭成數。時或串同號客。以一百包之提單出齊後。往賬房則註銷七十包。尙有二十包。俟贓貨配齊。竟皇皇然運出也。凡茲種種。筆難盡宣。

(睡睡子)

老百姓曰。棧房司事之手段。竟有偷天換

山之能。佩服佩服。

江湖行醫之竊靈

江湖騙術。不一其類。野狐禪之醫生。賣假藥之郎中。亦個中秘幕之一。所謂山羊血。老虎骨。祝由科。移瘡術。(術者剪黃紙成人形。黏掛壁際。復塗碱末於刀尖。尖點水着黃紅紙。便發紅色。僞稱已移瘡於紙人。不諳此法。罕有覺其爲僞者。)何一非僞。即何一非誑騙銀錢之技倆。至于最易動人者。則莫若熊胆眼藥。蓋熊胆善治目疾。灑浮水面。旋轉不息。值甚昂。貧者不易辦。江湖所售。代之以樟腦。

蓋樟腦浮於水面。亦能自旋。塗硃爲衣。即酷似熊胆矣。惟水面有膩質。先宜用紙掠去。否則濡滯不能動。此一訣也。好奇者。不妨一試。又有一種明目藥水。不僅不能明目。信其言而敷之。直令目盲而止。藥水係硝質製成。力能化物。術者藉此遂僞稱善脫障翳。不知此水實爲懦性之錘水。求其無害。已不可得。妄思療疾。直爲夢想而已。

其二 市上有一種遊醫。(即俗名走方郎中)此輩無一定之診所。大都遊行四方。而以鄉間小鎮爲多。蓋鄉愚可欺也。其攬

錢之方法。不外乎詭言恫嚇。僞藥欺人。愚魯之輩。每墮其術中。耗財戕生。其罪真不可道也。友人某君爲余述其秘幕甚詳。亟錄之。以見若輩狡詐之一斑。此種遊醫。大都無真實之醫學。甚且有目不識一丁字者。凡遇就診者。胡亂診視。即稱病勢甚重。非早治。恐有性命之虞。然後出丸藥數粒。或末藥數包。詭言此乃貴重藥品。非數金不辦。診費可不計。藥費須償還也。其實此種藥料。不外乎甘草等賤值之品。和合而成。其成本不過數十文。而與病體竟毫無關係。此則僅以僞藥欺人也。尙有專以恐嚇

詐欺者。苟遇病者就診。即以鐵針刺入病者手足等處。然後論值。面目猙獰。聲色兇厲。不依其值不止。鄉愚無知。無有不墮其術中者。洋一元。言時探懷出小包一。內藏粉末十餘封。佯爲整理狀。且理且曰。此丹經余（少年自稱）數年之研究而合成者。能治百病。且有奇效。故携此以行方便耳。時左鄰趙姓婦亦在。其子患有河魚之疾。時發時愈。因問曰。此丹亦能治腹痛否。少年聞是言。似有難色。復探懷出小包一。包爲大紅緞。內襯以金烏紙。係黃色之藥末。少年徐謂鄰婦曰。此藥專治腹痛。乃友人托辦者。藥本須大銀圓兩枚。如不信可當面驗之。乃問有沸水否。鄰婦遂命婢取沸水至。少年乃以藥末投入水內。覆以蓋。逾數分鐘。

嗚呼。

（醉紅）

老百姓曰。世道日替人心。不古於斯爲極。醫本濟人。今竟禍人。可勝慨哉。



客冬某日。午膳畢。余因事赴友人章震初君處。

家中惟老母及鄰婦數人而已。午

敢之。則藥末已變爲丸藥矣。鄰婦益信之。遂出洋兩元欲購之。少年堅不可。經鄰婦再三懇求。始首肯。乃收拾藥包出門逕去。及晚余歸。隣婦絮七告余。并以丸藥示余。遂剖而驗之。與松香頗相類。余乃取松香研細之。如法投入沸水內。及啓蓋。亦變爲一粒。隣婦至是始知所購者亦松香耳。徒呼悔氣而已。

(愁)

老百姓曰其他騙子詐欺僅損失金錢耳。惟游醫之詐欺不僅金錢之損失尙有生命之關係故厥罪較尋常騙子尤重。

佛法圓光之

舍親某君。經營絲繭致富。無錫有繅絲廠一處。上海四處。去年因戰事。總事務所遷上海。總賬房某。年輕。時涉足游戲場。爲女拆白所迷。至年終捲款一萬五千餘兩。潛逃無蹤。雖捕房懸賞緝拿。官廳下令通緝。迄今未能查獲。家人保頭均以累重情急。憂悶不堪。在此愁悶萬狀之中。無意中見街上招貼曰。『佛法圓光，失物尋人』即到圓光寓處。述明情節。圓光者尊稱法師。當大言曰。此人現避匿何處。必可在光中圓出。並有真地名顯露。可以去尋。惟此是大光。大人可見。須香金五十元。先付一半。

■ 集 下 鏡 妖 照 ■

次日看光付清。先日掛號。次晚到壇看光。舍親欣喜欲狂。一口應承。次晚囑余陪同該家人同去看光。余激於好奇之心。亦欲一觀究竟。及至到時。該處（原掛號處）派人陪余等至某路總壇。謂上海各團光者接托之後。都移交此總壇辦理。既至。視所謂總壇者。一塵舊屋。下設測字攤。上置天師像。四壁破紙。寫有鄙俚之詞句。及見所謂法師者。亦衣常服。滿面浮氣。酒色之徒耳。當時據其言。昨晚在城隍廟過陰。已將逃走者之魂。攝取在樓上壇上。我念法咒。即可在白紙上顯形。隨即促我等上樓入壇。樓上陳設。一張板鋪。一只破桌。桌上點燭一對。供紙錠包一個。白紙一張（長約四尺。廣一尺餘。）我等三人。法師一人。壇上助手一人。共四人。我等傍桌跪下。助手即以洋傘一頂張開。將我等罩住。我等聞法師口中念念有詞。聲音混濁。未可辯別。約五分鐘。即命我等起立。將桌上白紙每人拿一紙角。懸鋪空中。法師即將紙錠包在燭上燃著。乘火燃燒之際。在白紙下來回薰炙。而白紙面亦隨火烟所到之處。發生景象。初現一人面。後及全身。甚似小孩畫人物筆跡。惡劣不堪寓目。法師

即指曰。此即在逃之人。我曰。臉面不像。彼曰。此是魂靈。豈能仿物。我問逃在何處。彼即薰紙傍。現一高屋。上書『大連中華旅館』。看明之後。即將此紙用火焚化。就算完結。

余回來對於此事。不勝懷疑。並且認爲完全愚弄我等。故對於舍親派人往大連查找之議。竭力勸阻。蓋此去大連無論路途遠近。費用多少。必屬徒然。因其白紙上所顯人形字跡。與測字先生之白紙小條。用香一。即現焦黑之字跡者完全一式。此必先日用鹽水在白紙上畫好。臨時藉錠包之烟火。一薰

而現者。舍親等因急而迷。反對我言。我曰。今後我亦知圓光矣。請爲君再圓之。乃購白紙一張。用鹽水寫好晒乾。(字跡絲毫看不出)即以紙吹火薰之。固顯現如圓光者一樣。乃始悟其非。次日帶我所薰之紙。全到圓光處。揭明其詐欺行爲。並索還五十元香金。初時托言法師他去。該壇不負責任。我等以其情節可惡。即擬送捕澈究。此時外面進來一人。諒係全黨。用善言說項。如數將款退還。並求我等饒恕不究。作爲了結。故不明述其姓氏住址。以存忠厚爾。(仁者)

看相之秘

相家一流。爲江湖行術之一。若輩大之罪惡。偶遇富有資產之懦男。切口曰『市行』求其精通相學。確能決定禍福。令人趨吉避凶者。恐千人中不得其一。苟有其人。必韜晦自斂。不肯問世。既懸牌而營業矣。概屬江湖一派。讀者能知其故。而於相家之虛僞。已思過半矣。迷信相家者。對於若輩。靡不信之。綦篤。相家談論。又莫不奉爲神奇。實則若輩之預言禍福。對於過去之事。容有一二射中。其未來事。概係探取口氣。觀察來人之動靜。然後信口雌黃。故百不一中也。然相家之秘密。非僅亂言禍福。騙取數元或數角之租金而已。其最

子。上門求相。彼即故弄種種玄虛。使其墮入奸計而不自覺。結果竟致破家蕩產。懊惱欲絕而後已。相家中有萬丈樓其人。旅滬多年。常寓某棧。狡獪善詐。熟悉滬人之某最富有。某最迷信。瞭如指掌。絲毫不爽。於是一旦待某臨門。卽預備大敲特敲。必使累萬黃金。盡入彼囊。某日甬人方某。臨棧看相。萬丈樓知方之富有財產。極崇拜迷信。一見之下。即佯驚曰。先生……面現凶紋。不旋踵而有破產亡家之虞。今日幸遇區區。（相自稱以下仿此）尙可實言指示。乃信

口狂談。某年有何不利。某歲慶得雙子。某秋大發其財。滔滔汨汨。語語中的。方某大加歎服。相者曰。君欲解凶紋乎。方唯唯。相者曰。區區學問淺嘗。無法禳解。好在吾師某道人。精通禳解術。區區可陪往試之。彼爲有道之人。隱居滬上。非懸牌營業者比。故需熟人引導。方可一晤。故酬金絲毫不取也。方信之。訂期與萬丈樓乘車同往。及抵。門戶煊赫。似大公館然。廳堂裝設。美麗異常。琴棋書畫。周鼎夏彝。古色盎然。且一色紅木嵌石器具。潔淨無塵。此時方某益深信不疑。俄而某道人出。童顏鶴髮。衣裝入古。寒暄畢。先由萬丈樓致介紹辭。道人甚謙遜。態度嚴肅。談吐清秀。儼然一有道之人也。言次。遽對方曰。尊顏凶紋累累。氣色慘白。非由今生致之。乃由前生拖欠某僧一筆巨資。屢索不還。致僧鬱鬱而歿。其蓋造廟宇。因之不能完工。今尚在湖北某縣某地。如不信。可派人前往偵查。即可得其梗概。方唯唯。亟求禳解。道人曰。某老矣。無能爲役。祇知指點迷途。無法代人消災。殊勝悵歎。語甚決絕。言已。端茶送客。方無奈悒悒而出。是時方某已入其魔。亟求禳解。而道人若即若離。

不肯遽允。萬丈樓曰：吾師甚怪僻。彼言如此，實無法挽回。祇得徐圖設法。終可以求其俯允也。並曰：君盍先飭心腹數人。躬往湖北某地調查。如確有其事。再求吾師設法。未爲晚也。方如其言。密派人赴鄂至某地。果有一尙未完工之破敗廟宇。頽垣零瓦。滿目荒涼。詢之該廟四鄰。僉云數十年前。某老僧募得巨金。經營此廟。不料工未及半。其資忽被某甲騙去。僧憤甚。鬱鬱以終。比返。方以廟鄰所言。與老道若合符節。益信其神。立懇萬丈樓再往乞求讓解。更許以豐酬。迨往。老道仍堅拒不允。

萬丈樓與方某苦苦哀求。繼之以泣。始勉允焉。乃囑方速備現洋三萬元。以充修省禳災及償還宿逋之用。方諾之。如數交去。道人代延僧侶數十輩。在道人處誦經四十九天。事畢共用三萬五千餘元。開單交方。方如數找還。並另給道人與萬丈樓各兩萬金。以作酬勞。逾月方偶訪萬丈樓。詎已人去樓空。逍遙萬丈矣。再訪道人。亦門楣依舊。人物皆非。方悵悵返。惟尙不知大上其當。其愚真不可及也。

(悼蓋)

老百姓曰：方某之家世及過去之事，萬丈樓先厚賄方宅僕人，詳細刺探，既知之，陰

使該僕德意主人前往談相故肆簧鼓以惑之俟方某墮其奸計復串通同黨僞爲道人以愚方更至鄂省遍賄廟之四鄰迨至預備成熟始一一如法泡製方某不察既中其奸復折鉅資洵天下第一等之雙料洋盤而萬丈樓藉看相爲名故弄狡獪玩方某於股掌之上終不敗露洵世間一大鉅騙也。

□隔夜神數之秘密

隔夜神數。爲江湖星卜家誑騙之一流。吾人不察內容。遽信以爲眞。既遭愚弄。又耗資財。言之可勝浩歎。其法蓋用厚紙剪成封袋數個。大如信封。按袋裝入預早批定

之一生運途否泰命理一紙。此紙右幅。須留空白寸許。以備填注姓名籍貫等名目之用。封固袋口。背面用剪挖成一孔。三面剪開。一面仍與封袋連帶。其狀略如門簾。行術時顧客之姓名籍貫。以及兄弟人數。妻子有否。年齡若干。均宜問明。一一記於板上。記畢乃出未經挖孔之封袋數個。授之顧客曰。尊駕之命。不識在其內否。待某細查一下再行報命。言時取紙拈筆。僞作查核號數狀。即將背面挖孔封袋。暗附紙上。揭開簾形之紙條。板上諸名目。遂利用此時。從孔填於預留空白上填已。則告顧客曰

尊駕有名列入。但不審有否錯悞。人窺伺。免致阻礙。手術。察破其真。試一查對。隨將顧客手中封袋奪相。

來。連其靈敏之手腕。潛以填就之。▲一顧客問津。必先記姓名等諸封袋。磨入其間。旋復從中選出曰。名目於板上。若使隔夜算定。一排在是矣。一手掩住袋背。一手取號數。即可揭出。又何勞絮絮多問。剪剪破袋口。抽出命紙。詳告顧客。不知一問之間。而其弊竇緣以生。顧客見已之姓名籍貫等名目。歷矣。

歷在楮。一字無訛。罔不訝為神奇。▲一術者詢問姓名籍貫種種名目。孰知已墮其彀中。而尤夢夢不覺。誠可笑也。然友輩有信之綦篤。試真假參半告之。則命紙上之姓名籍貫等。真者必報以真。而假者百解不悟者。余乃舉種種破綻。證亦仍為假。於此一端。即可知其非實吾說。乃始恍然。當世不少與友隔夜算定。而為當面填入也。輩同病者。敢舉以相告。

▲一諸君常見術者售術。往往側身牆角。或有物蔽其背。使背後無棍。向之索詐。術者視生意之優劣。予以報酬。如不允所求。則萬不

能再在該處售術。不然於行術時。必多不利。

綜觀以上諸端。即可見其術之非真。而不宜過問。致耗金錢。不寧惟是。其他如鐵板數。不語神相。無非手術而已。豈真具有神術哉。吾願同胞慎諸。

（徒生）

老百姓曰：江湖星卜一流，無論如何神奇，完全是欺人之談。若輩利用社會崇拜迷信，乃得行使其奸觀。生吞活剝神數之幻詐，可以概其餘矣。

唐醫聯絡賣卜之術

滬上醫生衆多。求其醫術湛深。確具濟世之心腸者。實千百中不獲

一二。即稍具醫學經驗。非大搭架子。即高擡身價。甚有醫學膚淺。祇知湯頭歌訣。即信口狂吹。胡亂開方。以病人爲試驗品。故一歲中之病人。死於庸醫之手者。不知凡幾。可嘸也夫。

嘗聞某甲與乙某丙。當懸壺之始。顧客繼跡。不能維持其生計。於是妙想天開。結交一班似盲非盲之賣卜。或誼結金蘭。或執贖爲師。曲意聯絡。大獻殷勤。自後病家前往問卜。卜者即介紹某醫療治。益以信口亂吹。某醫之醫術。如何精湛。經驗如何豐富。病家以信卜故。無不唯命是從。於是庸醫

之生意進門。目的達到。私願已足。至病人之生死。久已置之度外。

正月中至英大馬路某廟燒香。求流年籤一根。出銅元一枚。購得籤

（迷信者。偶攫疾病。必先問卜。至應倩何人醫治。亦必先問卜者。以定去取。庸醫之殷勤結交。因卜者確有介紹生意之能力。）至庸醫之酬卜如何。或瓜分診金。或逢節贈禮。各各不同。全視醫與卜之交誼而斷也。（海上著名兒科。如反手牛八。微時均與卜者口天極意聯絡。今已鋒銳大露。名馳遐邇矣。）

語者廟中人代為詳解。據云。籤屬下下。應有白虎星照命。須買高皇經解之。否則大不利也。主婦惑其言。與以番佛二尊。廟中人出黃紙四張。代為燒經通疏禱告一切。再求一籤。始得上上籤而歸。方以為吉星高照。晦氣永離。詎至五月間。主婦病。倩人至某廟代求一籤。以占休咎。豈知籤筒響處。一躍而出。解之者仍云白虎星照命。要求解斗。一如前說。噫前後相去半年。白虎星豈有如是之多耶。至是始知全係騙錢性質。白虎星者。偽託

（誅奸）

求籤之

余鄰某綢莊主婦。素尚迷信。今年

知全係騙錢性質。白虎星者。偽託

耳。

又聞廟中各籤。每筒中有罰油籤多根。並無籤語。謂係求者不誠心之報。須出錢若干。與廟中買油。始能再求。否則必干神怒。一般迷信婦女。受欺者。日有數起云。

(馬一知)

老百姓曰。入廟求籤說穿之本不值一錢。然一般迷信家趨之若鶩。執迷不悟。甘受廟祝愚弄而不覺。殊可憐惜。根本救濟首在教育普及。若人人有相當之知識。這類迷信能不攻自破也。

□游行僧惑人之秘幕

去夏有一遊行僧。年約三十餘歲。

衣冠整潔。胸前懸木魚。手提一藍布袋。至余家敲木魚誦經。並向四方作禮拜畢。乃謂家人云。某禪師年一百九十餘歲。能知過去未來之事。現住杭州靈隱寺。前夜有神示兆。謂六月念四念八二日。將斃小孩一百數十名。幸我廟中有一師弟。現年十六。願犧牲一己。以度衆生。故師父命余等徒弟六人。四出搜集小孩名字。凡家中有小孩年在一歲以上十歲以下者。請將名字示知。但須香資三文。迨二十日師弟坐化時。將名字書於黃紙黏貼缸上。用香木焚化。如是可消災免禍。家人聞其言。咸信之。

。余知其中有秘密在焉。力阻之。一如去年。但更念四念八二日。爲僧乃出。至隣家仍如前狀。鄰家信之。卽書五名小僧。給錢十五文。秧一流。何愚婦迷信之深耶。

僧自袋中出蓮華經跪庭前誦念畢

(孤桐)

乃起。欲帶香資否。鄰家詢以香資幾何。僧曰。隨心助化。鄰家

老百姓曰。僧人不守清規。專以造謠惑衆。詐欺取財。依法懲之。應加等治罪。

化竊物之

出小洋六角與之。僧謂願施主念余師弟之苦衷。多助幾許。鄰家有難色。僧以利害說之。鄰家乃出洋二元與之。僧猶求每月助油資三百文。每月飭人來取。鄰家惑其言。咸應之。僧臨行猶囑日內弗開用自來水。切記切記。一若慎重其事者。

日前有一僧人手持愿部一本。至我店寫愿。聲稱刻因城內關帝廟修理房屋。奉住持僧之命。沿街勸募。不論多寡。察其形跡。大有疑點。不之應。該僧再三哀求。始給銅元十枚而去。至隔鄰某烟紙店如法哀求。主人憐之。願助錢三百

今年余見僧在開北新康里。所云

文。筆甫落下。忽有一人奔來。將願部奪去。並掌頰二下。余趨詢之。則云。刻僧至彼家寫愿時。乘人不備。竊去烟袋一隻。質之僧人。則一言不發。面紅耳赤。逡巡遁去。寄語人家。倘遇此輩。格外留心之。(也是恨筆)

打醮騙錢之

每年七月。一般騙術大家。又將藉打醮之名而實行攫錢主義矣。曾憶去年秋間。有某甲偕一僧。手持黃簿。向敝處募錢。謂係作某處打醮之用。予見面疑焉。知鄰右某號。素恃不信主義。因謂甲曰。敝處

悉照某號辦法。如某號助幾何。敝處亦知之。甲大喜。謂既如此。不妨先至某號募來。言已而去。未幾又至。則見黃簿上已大書某號助洋一元字樣。甲微笑以視余曰。如何。余曰然。惟須飭人問實而後照助。甲知事不諧。亟託故踉蹌遁去。余亦不加深究。後詢某號。果未助一錢。蓋黃簿上係甲虛寫而欲實得一元也。又有持舊緣簿以堅人信者。故助後必懇人蓋一印。以作憑信。翌年乃得以舊緣簿作信物以募款。募一次猶不足。將舊緣簿更易其簿面及名稱。另使他人募集。以售其欺。各界往往被其矇

過而不自知。此事曾爲余所覷破。故自茲以往。非素識者概行謝絕云。（休笑）

老百姓曰。發起打醮均是一班游手無賴之徒。若輩藉此以飽私囊。一年中之衣食。可以無憂矣。悲夫。

□慈善界之秘幕

慈善團體。乃最清高之事業。不料其中亦秘幕重重。揭不勝揭。除滑頭之某某堂某某院。專以詐欺取財爲目的外。其他正當之慈善機關。若某某會。某某堂。其列名者。或現任之官僚。地方之紳耆。商界之聞人。宜乎實事求是。一清如

水。實則仔細調查。其秘幕與滑頭較。乃大巫與小巫之別。世風如此。前途尙堪問乎。

此輩之組織機關。名則爲貧民災民上着想。造福社會。有益於民。犧牲金錢與精神。不少靳惜。實則均爲自己之名利起見。讀者如不信。試觀已故慈善大家三點水。其百萬家產。從何而來。簡言之。大半取諸某會中也。（誅奸）

□勸募慈善捐之秘幕

在苜韶光。如駒過隙。校中休業以來。已一月餘矣。追想已往。猶如隔昨。予戚管君義淦告予之事。尙

■ 集 下 鏡 妖 照 ■

深印於腦際。事關騙詐。不容不追記之。以燭厥奸。近來滬上租界居戶。每有一衣服楚楚之人。雅似上流人物。後隨一役。肩負錢斗。手持捐簿。入內勸募慈善捐。聲稱係某處某善堂派出。仰求慈善家慷慨解囊。樂助善舉等語。且手指捐冊曰。某先生某太太曾助若干。凡受騙者。聞其言之近情。莫不樂助。遂投資焉。何嘗念及真假。固不知已墜若輩彀中也。不數月予復遇之於予友陸君家中。而其措詞則迥異於前。予至是方悟個中秘密。蓋募捐者實係騙子。從者乃渠所雇用。通同作弊。捐冊所列之台

（慕芝）

街。亦渠所任意捏造。以施行欺詐。所募得之財。盡入私囊。嗚呼。老百姓曰。若輩假託慈善。以行騙詐。以致吾人對於正當之慈善事業。反因之寒心。或曰。正當之慈善機關。亦秘密重重。與若輩較。不過大騙與小騙之別耳。嗚呼。予欲無言。

□ 煙紙店之秘密

前日余因事赴友家。道經口州路某煙紙店（姑隱其名）門首。將欲雇車。忽憶囊中缺乏零資。遂出銀元一枚。向該肆兌換。時當櫃者為一學徒。取洋反覆察閱。余不耐

久待。因促之。一夥友見余催促。即代爲兌給。余頗嘉其勤懇。乃忽忽藏入囊中。登車以去。既抵友處。當付車資一角。囊中尙餘雙角四枚。單角二枚。及銅元二枚。時天已薄暮。友乃堅留晚餐。餐已。復邀往某遊戲場遊玩。余以爭先購票之故。探囊出雙角兩枚。擲之櫃上。賣票員審之再四曰。此一僞也。請易之。余愕然。自臆此係市中所換來者。安得有僞。不得已易之以告友。友曰。君得毋以其他夾雜其間乎。余曰無之。曰然則若係該肆所換。當必有戳記。盍檢之。余如友言。向燈光審視之。並無該肆

戳記。復視其餘。則赫然者。固該肆之印也。余不覺大悟。頃聞店夥之所以殷勤爲之者。非爲招待生意。乃爲施其鬼蜮伎倆地步。彼察余惶遽之間。必不細加辨認。於是乃以僞者夾置其中。欺余不之覺也。

（一則鴟魂）

老百姓曰。人心之險。詐可謂已臻其極。烟紙店爲正當之商業。乃亦藉幕重重。良可浩歎。



日昨余至新舞臺觀日戲。即在對面某某烟紙店內。兌換小洋一圓。及至場內付茶資時。其中雜有鉛質雙角一枚。因倉卒間不及細察。被其所欺。而銀

角上所蓋圖章。多一和字。其鉛者獨一祿字。該烟紙店之狡詐。可謂至矣。
(不平人)



本埠有種小香烟店。裝潢華麗。頗壯觀瞻。當櫃

者大都慘綠少年。油頭粉臉。滑氣

盎然。間有婦女輩。粧束亦極時髦

。形似賣笑之娼。記者不察。初以

為若輩眷屬。嗣覺舉止輕佻。言笑

流蕩。對于店中少年。醜態百出。

始稍稍詫異。但滬上無奇不有。初

亦不加研究。惟覺此種小店。生意

極微。而牌面如是之闊。實不相類

耳。或有告記者曰。此中乃秘密俱

樂部也。麻雀鹹肉。隨君所好。一

入其彀。空囊乃止。余漫應之。而

未遽信。日昨過某地。又遇此種小

店。見三五壽老。相將而入。少年

輩待客極懼迎。婦亦滿面春風。牽

衣拾級。接踵登樓。於是歡聲大作

。噫嘻。友人之言。其或然歟。

(非非)

老百姓曰。怪象若此。吾不禁為滬人羞為

風俗哭。

奸商詐欺之

民國十一年份劣毫。自總商會登

報拒用後。市上已一律停滯。豈知

一般烟紙店。與小錢莊。皆大做特

做其好生意。以至擾亂金融。秘密

重重焉。

余昨晚因友約。往第一春聚餐。雇車而往。到後向某煙紙店易毫洋一元。以付車資。餘錢藏入袋中。忽見有一類似工人之某甲。踉蹌而來。手持雙毫一枚。來兌銅元。店夥厲聲向某甲曰。此十一年新角子也。僅值銅元二十枚。某甲無奈。遂易之。余覩此情形。令人莫明其妙。此劣毫市上既已拒用。何尚值銅元二十枚。心中疑惑不已。因時已遲。遂往赴餐。未幾。席散歸家。將袋中銀毫。傾出一一檢視之。不料皆是十一年份劣毫也。其聲鏘鏘然。若銅無異。惟以濃藍墨水。蓋印雙面。字跡模糊不辨。余始大悟。然已不及掉換。遭奸商之欺矣。（胡佩同）

米蛀蟲之秘密

日前吾差僕人到某米店去叫了兩擔飯米。他拿秤來一秤。每袋到有八十多斤。吾到很得意。以爲老板爲了推廣生意起見。才這樣的客氣吧。可是吾們一家十多個人口。搭不上一個月頭。那兩擔米。已經告罄了。恰巧米店裡的夥計來收袋皮。當時吾的僕人將袋皮收集攏來。豈知他拾了一只袋。嚷着道。老爺啊。你看這只袋好重啊。吾拿在手裡一拎。果然和別的二只

不知相差多少。後來吾將袋底翻
出一看。也看不出什麼東西來。那
是吾明知已經受騙。可是事將逾
月。就是去責問老板。也來不及了。
吾祇得忍氣吞聲的聽他罷了。後
來吾將這事告訴老友倪君。他對
於米業一項。是很有經驗的。他道
「你不知道米商們的秘幕嗎。這種
袋名叫上海袋。每袋重可七八斤。
他們作偽的成份。每兩担冲一只。
（有時一担冲一只，也未可知。）三
担冲兩只。以此類推。吾聽了以後
。方才道。唔。怪不得十個米商到
有九個發財呢。呸！他們的秘訣。
原來如此吧。」

（桂林）

假洋人之網

洋人。鄉下人叫做夷人。但是在下
所說的洋人。並不是外國人。是一
個中國人穿洋裝的。（按此洋人，
非指普通穿洋裝者言，是專指在
下所記的一個人，如英名 **PROPE**
ROUND 意義同。）所以這種人算
他『洋裡洋腔』的人可。叫他『洋
頭狗腦』的人。亦無不可。話說這
位洋人。是吾校裡的末等預科教
員。薪水不曉得滿不滿四十塊好
洋鈔。時常穿起洋裝。兩只賊眼朝
着天。還賊皮塔裡以大教員自居。
有時便到校長處拍拍馬屁。弄個

巴舍監做做。更常常擺起『豆腐架子』來。啊啲你去年亦不過是個學生。若要擺架子。只可到大便處擺。纔擺得出來。不是老夫說低你的身價。老實說。像你這小洋奴的本領。恐怕貓狗多不如呢。好在手段真高。馬屁善拍。弄着了一只『狗食鉢』式的飯碗。便張牙舞爪。胡天胡帝了。

(憶梅)

洋貨店夥之秘幕

日前余至英大馬路某洋貨店。購洋布二丈半。令該夥寬放半尺。因恐不敷應用。詎至家以尺量之。並無寬放。余以爲剪時。明見店夥寬

放半尺。何仍祇二丈半。後經成衣匠告余曰。店夥量布時。每用手術。譬如量布二丈半。量時每尺推進一二分。則二丈半即少四五寸矣。店夥雖允寬放半尺。實則未嘗多也。更有可惡者。每遇美貌婦女來店購貨。彼必十分周旋。曲盡獻媚。且談且笑。眉來眼去。往往剪布一丈。量出二丈亦有之。因虧本有店東在。與彼固絲毫無涉也。

(浙鄞俊德)

老百姓曰。對男。主顧則怒目相向。對女。主顧則獻盡殷勤。爲滬上商店夥之專門學。豈獨洋貨店夥而已哉。

租屋竊物之秘幕

租界住房。每由二房東轉租房客。此固平常之事也。孰意彼奸人之假名賃屋。意在眩惑。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回憶去歲十一月間。隔壁王姓。以餘屋召租。閱日有一中年婦人。口操蘇音。身衣綾羅。類宦家眷。入屋詢問所租何屋。租價幾何。時王姓外出。王婦以租屋者非下流人物。囑傭婦備茶。租屋者乘傭婦入內。王婦面向內之際。施其偷竊之手段。將壁掛皮襖一件取下。往外而行。適客堂中置著衣鏡一面。租屋者全身畢現鏡中。王婦乃大呼捉賊。鄰居聞聲咸至。始悉顛末。王婦意欲送往捕房究

辦。租屋者苦苦哀求。經旁人勸解而去。嗟嗟。此等行爲。異想天開。衣於是。食於是。宛然一種營業。稍一不慎。能不蒙其害者幾希。深願租房者三注意也。（獅山悔遲）

老百姓曰。以看房屋爲由。乘間作賊者。所在皆有。記者。廬一日下午。忽有衣裳楚楚之男子兩人。至觀看房屋。寓中祇乳媪一人。一男子在樓下與乳媪閑談。一男子往樓上看視。未幾即出。聲言明日再來。定局。迨余妻上樓檢視空房內所懸之縐紗衫。已不翼而飛。嗚呼。若輩之技亦神矣。

用鉛角之

前日之晨。余行經某小菜場。見一

年逾知命之老嫗。持一竹籃。其中滿貯菜蔬。不下數十種。携至僻靜處。傾筐過半。重複入場購買。心竊異之。卽尾隨其後。一觀究竟。

該老嫗每至一攤。必購買三四十文之菜蔬。卽付給雙角一枚。令其找還小銀元一角。銅元數枚。連購數處均屬如是。余心更疑。竊思該嫗携有銅元。何意付給雙角。復令找還。而多此一番手續。殊爲不解。及又至一處。始將余之悶葫蘆打破。而悉個中之奸計焉。蓋該嫗所使用之雙角。盡係鉛質僞角。至此爲小販所察破。卽大聲向其掉換。該老嫗聞言。窘態立現。卽將

銅元四枚。掉轉鉛角。倉皇而遁。一若恐爲人發其覆者。一悅性軒主。

老百姓曰。人心險詐。於今爲烈。該老嫗以鄉人眼光滯鈍。乘間混用鉛角。既騙其物。又詐其錢。真殺不可恕矣。

自坐人力車之觀

某日午後。予約友品茗於大馬路全羽春茶樓。見一黃包車夫。拾級登樓。徘徊四顧。若有所尋而不得者。歷久不去。予奇而詢之。則曰。頃由十六舖僦一洋裝少年來。言明車資二百文。至此少年一躍而下。囑少待。卽登樓以去。孰料待之許久。未見其下。因上樓尋覓。而

隻影全無。少年果何往哉。旁有茶博士聞言謂此等事。本樓已數見不鮮。蓋此處有二梯。一在石路一在南京路。彼少年者。諒此上而彼下。穿山越嶺。行已遠矣。汝株守於此。庸何益哉。言次忽聞樓下巡捕擊車之聲。車夫至此。乃進退維谷。不知所措。予憐之。與以銅元十枚。始道謝而去。

（養吾）
老百姓曰。人力車夫奔走如牛馬。乃勞勩界之至。可憐者而彼少年。尙欲騙詐以窘苦力。其真無心肝也。

某書局之欺詐

余友吳君。習業滬上。公餘之暇。

必習字讀書。未嘗以寸陰是棄。客臘聞新聞報載有南京某書局告白。新出版某某秘笈一書。內分習字。習畫。作文。詩詞。尺牘。算學等項。定價一元。現特廉價減半。郵票加一。且以鼓如簧之舌。說是書之妙用。吳君見之大悅。以爲手此一冊。誠於我人學藝上得一助力矣。乃購郵票。照數寄去。並向郵局掛號。寄後二日。即得覆函曰。來洋收到。該書因機器損壞。尙未印好。須緩日寄奉云。吳君得函之下。稍有狐疑。然以爲煙煙書局。豈有欺詐之舉耶。乃靜俟之。待至許久。不見寄來。乃發函責問。亦無回

音。吳君猶以爲郵誤。復致二函三函。仍未見有隻字寄來。乃始知受騙焉。

再該書局曾出版一書。名某某秘訣。去年屢見報章。上月此書復現於報上。已易其地址及書局名矣。抑其騙得巨金。恐有交涉。故遷移而改牌號耶。噫。（睡睡子）

贈書之

余友周君。愛閱小說。今春見報上（新聞報）登有奉贈美人笑一書。並云添增愛情。久閱不倦。索者須附郵票六分。末具南京某巷黃某某啓。周君大喜。以爲若此便宜貨

。豈肯放棄。即具函附郵寄去。越

數日寄來一書。乃紙三葉。皆抄襲舊書。不值數文錢。只宜藏於字籠耳。以此欺人之舉。而尙美其名曰贈書。可慨也夫。（睡睡子）

老百姓曰。這類把戲。已爲常有之事。如能不貪便宜。可以免除損失。

騙取郵票之

『啓者。敝東樞翁年垂六秩。崇實好古。擬設藏文閣。廣招海內翰墨。不拘命題。自千字長文。至百字小論。皆有薄酬。計每名十元至一元。分十級。以投稿人數平均之。其或已投稿而誤漏酬者。得函索。另

備謄文卷。本埠郵票半分。外埠一分。即寄。寄卷時須另附郵十分。以作寄贈匯費。否則概不收受。務望文人學士之應徵者。儘某正月初十日前。投送上海南市永順碼頭裡街寶和號轉致。同月十五日領酬。此布。尚賢堂盛宅賬房啓。

滬友。始知受騙云。（嘯塵）

書局招考之騙案

南京某書局主人某。素性狡獪。近忽異想天開。藉書局名義。招考編輯員若干人。大登各報。有二月之久。載明凡應考者。須納証金一元。及手數科小洋三角（即手續費之新名詞）不取者。所納證金一律退還。投考者以爲所費三角。咸樂於應試。以故應試之人。竟達五千餘名之多。屆期揭曉。除假造三名取錄試用外。餘均不錄。所收證金照章一律退還。在表面上似頗有信用。然其所注意之三角手數科。

以五千人計算。足有一萬五千角。飽其貪囊。受其欺者。皆居之不疑云。

(周劉)

老百姓曰。開設書局。負有灌輸文化之責。今竟以詐欺爲生涯。此種書局。實爲書業中害羣之馬。

投稿者之秘幕

世道澆漓。人心不古。詐僞之事。愈趨愈奇。社會上種種秘幕。竟屢揭而不窮。即吾最高尙之投稿家。尙有秘幕在焉。余友某君。爲余言某鈔襲家事甚詳。特錄之以供衆覽。某(即鈔襲家)稍識之無。粗通文字。見報上之小說筆記等。一經

登出。即有酬贈現洋書券等物。不禁躍七欲試。惟其學識謫陋。執筆每不能成文。於是異想天開。至舊書攤。購數年前之雜誌小說及報紙。略加潤色。鈔襲成文。而報館中編輯者。每受其愚。公然刊出。後胆乃愈大。甚有鈔襲他種報紙所刊者。間或有人告發。則又更換別署。仍事鈔襲。雖爲人所齒冷。不顧也。嗚呼此真可謂投稿界之蠹矣。然而若此者流。比比皆是。吾不能一一揭出之。誠憾事也。

(鵬魂)

老百姓曰。投稿是高尚之事。不料亦有如許秘幕層出不已。文人墮落至此。洵令人

集下鏡妖照

欲哭無淚矣

擺設棋攤之秘

余日昨至邑廟訪友。返時。見一老者。擺設棋攤。招人對奕。以便漁利。傍觀者頗衆。余亦駐足而視。少頃有數人次第與老者對奕。每盤賭銀一二角不等。未幾均爲老者所敗。余竊嘆老者妙奕如神。藉此糊口。計亦良得。其時面余而立者。爲一少年。衣服麗都。金齒燦然。一望而知爲富家子也。少年見前者輒敗。不禁挺身而出。謂老者曰。余來與汝一角勝敗。以小銀圓四枚爲酬資可乎。老者頷

之。於是互相對奕。各運妙腕。余觀少年所走之棋。步伐整齊。攻守得法。老者竟爲所窘。行將敗北。余爲老者危。以爲其倚此營生。今遇勁敵。取勝爲難。奈之何。迴視老者故作凝思狀。正遲遲間。忽有短衣窄袖者一人。起而口角。繼且用武。其勢洶匕。竟將未完之棋局。跌翻於地。老者卽乘此大罵。復謂傍觀者曰。余已思得一出奇制勝之法。不幸爲彼輩攪亂。可謂倒盡其霉。言時猶恨恨不止。少年知其隱。不復與辯。一笑而去。蓋二人者。爲老者之同黨。見老者將爲所敗。卽僞作扭毆。而將棋盤撞翻

則誰勝誰敗。自難分辨矣。

(悅性軒主)

老百姓曰。奕棋本一種風雅之事。應知自愛。今竟雇用流氓暗設圈套。以陷人。實為風雅之賊。

唱本灘之秘幕

唱本灘者。大都下流人物。聽者亦係無識男女。然其勾引女子之魔力。較諸尋常拆白黨。厲而且易。其法使素聽本灘之老嫗。誘令近鄰遠戚。或相識之小家碧玉。入場聽唱。唱本灘者見之。即將淫言穢辭。以動其心。以青春女郎。未經風月。那得不神魂顛倒。於是每晚必

偕老嫗。留連於本灘場中矣。老嫗知其已入彀中。每至場內。必邀其坐於前列。並要其點曲。使與唱者互相接近。唱者乃於曲中施其狐媚狀態以誘之。積久未有不墮若輩之奸計。迨既入魔。捲逃遠颺。時有所聞。以致金錢罄盡。流落他方。被鬻於勾欄院者。亦已不鮮。余家東鄰王某之女。丰韻嫵娜。天資窈窕。前日偶與鄰家老嫗。連袂偕往聽灘。未幾游性成癖。刻間已雙雙離滬。杳如黃鶴矣。特誌之。以告有父母之責者。宜注意及之。

(琴花散人)

老百姓曰。若輩均是無賴之徒。欺詐奸淫。

是其本性。然若無老嫗之勾引。或不易上鈞。故治罪者宜重懲。老嫗爲先。

老嫗行騙之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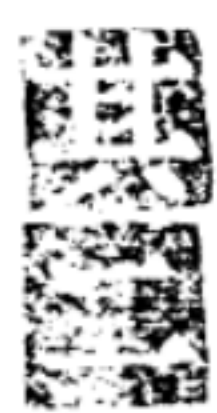
吾鄉有林某者。慷慨人也。家財百萬。日惟救貧濟困爲事。一日。林有事外出。途遇一老嫗。年逾半百。號泣不已。怪而問之。曰。余今晨受主婦之命。持銀圓一枚。入市購得肉斤餘。黃魚數尾。路經此地。被一身穿青布衣袴之流氓。不問情由。將余所購之物。連籃帶秤。奪之而去。余因無面見主婦。故哭泣於此。言已淚紛紛下。林某亦爲之惻然。乃授以銀圓一枚。老嫗千恩萬謝而去。次日。林又因事外出。途中復遇此老嫗。對一人作懇切狀。雙目流淚。嫗見林至。鼠竄而去。林始知爲嫗所騙。彼固慷慨人也。亦惟付之一笑。噫。偌大年歲。猶行其狡詭手腕。而欺詐於人。不知其心中作何感想也。

(葉濟仁)

送信騙錢之秘

世風不古。道德淪亡。詐欺銀錢之手段。愈出而愈妙。誠有令人不可思議者。前日星期。余索居家中。濫讀古文。忽來一不速之客。衣服襤褸。面目黧黑。身穿一舊敝之大

衣。足穿半新舊之皮鞋。既入室。授余一信。言自漢口帶來者。又向余索酒錢四角。封面上寫茲託茶房張阿寶帶上一函。並附痰盂一對。呈陸大老爺收下。漢口王寄。並有來人請付酒錢四角爲盼字樣。字跡草率。余不禁詫異。乃詢其名。曰張阿寶。汝爲輪船上之茶房乎。曰然。曰然則痰盂何在。曰在某輪船公司賬房內。須親自持信領取。余固不疑其爲詐也。乃與以酒錢四角。其人乃躡蹠而出。及余拆信讀之。則文理不通。字體模糊。具名爲王福根。余百索莫得其人。然余性好奇。必一探其究竟。始能釋然。於是雇車而往。叩之則並無此痰盂。且並無此茶房送信事。至此乃知受騙。徒呼負負而歸。幸余所失僅四角。加以車資。亦不及一元之數。然已費余半日之光陰。徒勞跋涉矣。爰濡筆記之。以告滬人士勿再受此等送信人之騙。而如余之受累不淺也。(少佛)



上海一區之秘密。層見疊出。屢揭不窮。猶記前

年一事。而今年竟加諸我矣。如前年有友僑寓霞飛路。友已北上。忽于某日傍晚。來一送信人。云爲某輪船某茶房所差。船上有物一包。係寄到尊府者。囑翌午飭人往取。

友之眷屬。隨稿賞小洋三角。迨差

人往該輪取物。則答並無此事。昨

(燕樓樓主)

日晚間。予赴某會未回。忽來一人

余友王君。於去春四月

手持似卡非卡之一紙。叩門聲詢

送來書函一件。自云爲太古某輪

。此爲某號門牌否。樓下答以然也

茶房。該信由九江帶來。王君閱函

。汝何故問。該人答以自虹口船上

來。今有物一包。由漢口所寄。問

寄與何姓。則支吾不能遽答。樓下

人名已遺忘。並批明信到付酒力

人云。樓上某先生乎。答以然。亟

小洋二角。王君異之。既無九江朋

云路遙。非車不可來。乃乘車。車

友。又無李姓其人。以致莫明其妙。

金已用二角。內子答以有物明日

拆而觀之。則云茲有貴戚徐君。託

送來。當重給送資可耳。其人懊喪

敝人代買機白夏布一疋。囑爲寄

而去。予歸得悉。思之漢口並無友

在尊處。該布現託便友帶在貴地

人。即或有親友。均係富貴中人。

虹口某某號張君處。請持信往領

亦不復念予。嗚此必與前年之事

可也。當下王君以戚家所托。亦不

疑惑。即付小洋二角。即着人往領。至虹口查問。並無此店號。亦無張姓人。乃致書其戚。問其曾否托李某買夏布。繼得其覆云。並無托人購物。李姓亦非認識云云。始悉受送信之欺。以騙此二角錢也。且以失資尙少。故不深查。欲查者亦無處究查。再余鄰某甲之受騙。與此彷彿。惟時在初冬。則騙者變其計。乃由甲之天津友人寄來皮統一件。托某輪船賬房帶下憑信往取。先付酒資數角云云。該騙者每次騙小洋數角。能使人不生疑心。見信即與。故其計易售。然心亦巧矣。但尙有不可解者。以半面無識之人。能探明其姓氏里居。及其親友之姓名。無絲毫錯。其中恐尙有秘密存焉。或以該黨使人訪探。則豈有欲騙區區數角。而派人奔走於千里外耶。鄙意該騙者。組織一黨。一若公司然。而公司中之同夥。必有一郵局司事。或郵差其人。能探人之姓氏地址。既便且易耳。尙望諸君。後遇有斯騙者。掬而問之。則斯中之秘密。或能一現其真相焉。

(睡睡子)



送信騙錢之秘密。已經少佛諸君報告矣。其騙

法大都相同。予友亦曾遇之。信係從漢口帶來。其信略謂有磁器數

事。係令親某君所託買者。已寄交閩北某煤炭號某君處。請即持信往領可也。信面批明祈給來人酒資二角。事後飭人往領。孰知併某煤炭號亦無之。始知受騙。然爲數甚小。故不深究。所奇者。其姓名何由探得如斯明晰耳。予意其中必無郵局司事及郵差其人。況此種小技倆。可一而不可再。所騙甚微。安有餘資結交郵局中人。余於余友受騙後。已知其由來矣。蓋予友每將他處來信閱後。祇將信紙撕碎。而信壳往往原個投諸字籠。爲收字紙者收去。若輩乃得利用矣。故余友所得之信。所謂令親者

祇知姓而不知名耳。由是觀之。其中主持者。必另有人。收字紙者。不過爲其傀儡。故欲預防者。祇須注意舊信封。切勿原個棄去。其患自絕。否則近來騙術愈出愈奇。姓名住址。落在人手。恐生其他枝節。可不慎歟。(休笑接近來之恐嚇案。恐亦脫胎於廢棄之舊信封也。)

(休笑)

老百姓曰。送信騙錢之秘密。竟如是之多。吾人偶不謹慎。鮮有不墮其術中也。

□ 偽送奠儀之秘密

一日某姓喪事。有一形如車夫者。持一封套。內貯有價值五元之錫

箔票一張。具名某某。謂係奉主人之命送來。某以素不認識。惟念或係死者之友。忙碌之間。未暇細究。即行收下。並付以力錢六角。異目飭人持票往所註之店號領取。則並無此店。蓋一假造之票也。此人直可謂胡調死人。而其術之巧妙。令人咄咄稱異。(黃執中)

佛婆逼奸之秘幕

佛婆。人莫不謂其拜佛唸經。修行之人也。而不知其心之惡毒。實無異於軟騙之拐子。硬奪之強盜也。

杭州茅家埠有呂佛婆者。向與劉姓結比鄰。劉因格於庭訓。未能將

其在外所納愛妾童香憐携歸家內。思佛婆必誠實可靠。即託其照管一切。不料佛婆居心叵測。見香憐俏麗無比。於是陽則收爲義女。暗實居爲奇貨。待劉離杭後。即帶領香憐至各寺燒香。使諸僧見色思淫。藉此勾引。久之賊禿淫僧。源源而來。佛婆貪圖三七分肥。不管三七二十一。逼令香憐一一接受而後已。嗚呼。佛婆之肉。尙足食乎。(六橋釣叟)

警局捉賭之秘幕

世風澆薄。道德墮落。至今日而極矣。所謂秘幕者。層出不窮。警局

捉賭之秘幕。亦其一也。余鄉（浦東）每屆舊歷新歲。必有各警局各公署所懸之禁賭文告。並有巡長局員等。至鄉捉賭之舉。然各鄉鎮之大賭如故。或因賭爭毆而傷人者。或因賭負而敗家者。亦時有所聞。開賭抽頭之人。莫不利市三倍。然鮮聞被捉而受罰者。此何故歟。中有秘幕在焉。先是開賭之人。以若干金賄局中差役。並允以抽得之頭錢。以若干成爲酬。故該差役等聞局員巡長將出外捉賭。（差役等身居局內，消息靈通）先遣人馳住報信。但捉賭者至。則已闕無人矣。更有局中之差役。在外開

賭者。亦所在多有。青年男女。受其害者。不可勝數。所望執政諸公。有以破其奸也。（朱雄）

老百姓曰。警局負有捕賭之天職。今竟收受陋規。通同一氣。地方上何貴手有此警局乎。

小販之秘幕

滬上秘幕。層出不窮。吾人插足其間。宜步步留神。免受其愚。惟初來海上者。未悉個中底蘊。時爲若輩所欺。誠恨事也。記者嫉惡如仇。故願以所知者。一一揭出。俾若輩有所顧忌。而稍稍斂跡也。記者時在馬路中。見有刁滑小販。手携

竹筐一。筐上滿置偽裝之火燒肥皂或數十塊。或百餘塊不等。口中狂呼曰紫蘭。曰玫瑰。六十買一塊。一角買兩塊之聲。不絕於耳。

行人環而觀者。殊形擁擠。鄉曲無知。見其價廉。樂爲購之。嗚呼。不購猶可。購之則墜其術中矣。蓋若輩之所謂紫蘭玫瑰皂者。都取燭油及劣質所製造。用以洗衣。非但不能去其污穢。而反增油跡。雖有香氣。均祇浮面一層。苟皮面一去。則油質立現。而又以火烘焦其包皮紙。裝作真貨之被火焚者。購者不察。遂被其欺。敬告滬人。勿貪價廉而墜其彀中。庶不負記者大

聲疾呼之一片苦心也。（夢蝶）



有恒產然後有恒心。故人民生計愈拙。衣食愈艱。而所謀生活程度愈低。一般社會。所以日趨於下。相尙以欺詐也。若小販之競作鬼蜮伎倆以騙人。又覺可怒可笑。而記者飽嘗個中風味。姑筆之以志痛。五月間嘗返家。因爲時過早。步輪船甲板上閒眺。有小販持枇杷二簍。向余曰。先生此物賤賣。因時晏。恐鼓輪離埠。共索代價銀幣一元五角。余少其四。彼即呼可可。及回艙彼輩又舉一簍來。殷殷求售。同艙某以小

銀幣六得之。猶恐下雜爛果。彼即掬示一角。澈底皆燦燦若黃金。余廉之。復購其一。自謂同一物也。已貴而彼賤。知己之閱歷淺。言語穉。不得不嘆某之精細。携至家。誰知滿篋中。皆貯筍籜。祇面部鋪果二層。吾儕所見纍纍及底者。乃示其一小部分耳。然亦彼等之手術也。

(泗橋)



日前偕友行經北京路。見一小販。形似乞丐。手

捧洋鐵罐數枚。高呼每罐小洋一角。余等乃趨近細視。見罐上皆粘有泰豐食品公司鷄鴨等彩色牌號

。余友乃購一罐。歸家啟罐。視之則所爲鷄鴨者。盡皆清水。余乃喟然嘆曰。世風不古。萬事宜慎。若余友者。亦可謂貪得之報矣。

(喘月)



每晚七八時許。三馬路石路一帶。輒有一種短

衣者。手提竹籠。三五成羣。口中狂喊曰。阿拉香烟便宜賣。六只銅板買一罐。勿相信來試試看。見有駐足觀者。必授以香煙一支。請試吸。不知者每入其彀中。既美其味。復廉其價。遂購數罐而歸。及抵家揭其蓋而視之。均係霉臭不堪

照妖鏡下集

入口之捲烟。於是祇得付之垃圾桶矣。曠年來商界之程度。日趨下流。狡獪手段。層出不窮。即以區區之小販而論。已有如許之秘幕。良可歎也。（小笑）

老百姓曰。賣肥皂。賣水菓。賣罐頭。食物。賣紙捲香烟。名目繁多。花樣百出。惟有不貪便宜者。庶可免上其當。



弄頭巷尾。以及幽靜之馬路。嘗見有售賣水菓

或酒釀之小販。脇下挾竹筒。一內置形如食箸之牌三十二支。見人則邀與爲博。未幾又有一狀如小錢莊學徒者。手携藍布袋。施施然

來觀小販之筐。趨趨不前。小販誘之博。乃欣然曰。打天九乎。抑賭牌九乎。第牌九較爲爽利。吾寧舍短而從長。小販然其言。于是遂博牌九。然小販於抽牌時恒多取一支。徒未及覺。故常負。是時一人忽插口曰。噲……學生子。快歇手罷。不則囊中銀錢。都落別人手矣。徒執不聽。且報以不遜語。插口者兩頰乃立呈慍色。即轉首向旁觀之人曰。彼小販乃騙錢者也。故余勸告學徒。從早回頭。而渠微特不納。竟至任意搶白。此人不識好歹。直瀆生耳。不用瀆生錢。甯非馱子。吾一人恐非小販敵。君等盍

與我湊成一份。拼入莊內。藉可分其餘潤。計亦良得。旁觀者利其言。有允色。徒嗜狀奮然曰。我已輸去不資。必求返本。今罄我所有。

背城一戰。勝敗之機。在此一著矣。言已探囊出資。爲數極鉅。小販故作難色曰。如此鉅款。愧乏力量。吾不敢當。至此向之插口人。復以前言餽勞觀者。旁觀者不察其爲局騙也。欣然相從。孰料此次改絃更張。反吃爲賠。旁觀者執迷不悟。蟬聯而下。則纍纍之金錢。轉入僞裝小錢莊學徒之囊中也。嗚呼狡矣。(徒生)

老百姓曰。小販學徒插口者。均是局中人。

旁觀者不察其術中而不覺殊令人代爲可惜。

賣茶葉之

余友徐君。某日在茶肆內啜茗。忽有某甲手提一包。趨前謂余友曰。先生要茶葉否。此包茶葉。乃係茶葉棧內竊出來者。詢其價。答六角。並謂此兩前茶也。至店中買非一元外不可。如不信。可泡一把試試。言已。包內取一把授友。余友遂令堂僮泡之。飲後覺清香異常。真兩前也。余友固識茶者。貪其價廉。竟買焉。不料回至家中泡後。覺味淡極。並不適口。異之。視所泡

過之葉。則色有黃有白。知有數種雜內。遂大懊悔。蓋余友所買者。乃再煨茶葉。集泡過之葉。晒而乾之。包之售人以騙錢。飲之且有毒。至於所泡之真雨前。則其手法也。余友不察。致受其愚。(天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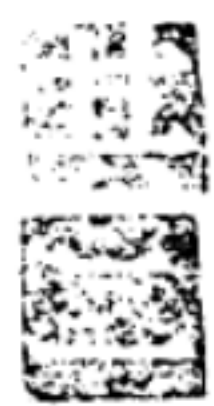
老百姓曰。以泡過之茶葉充當上等雨前。茶葉賣本輕利重。莫逾於此。

賣香煙之秘案

前日午後。道經新北門外。見小販二人。旁置提籃。滿盛香烟。手持烟捲若干支。遇鄉愚之過者。堅執請一嘗試。遇有拒却而不顧者。則堅謂不取分文。但請嘗試可也。既

吸之後。則必強購一二盒。否則索償至五六文。言辭洶洶。不可理喻。如強索勒賣之惡販也。予竚足以觀。歷時一刻鐘。而懦弱人之受其欺者。已達三人。且包中香烟。都係惡劣不堪者。何荷鎗鶴立。負有保衛人民之警捕。立其旁。竟熟視無覩耶。(養吾)

老百姓曰。強索硬賣。例有所禁。嗚呼。惡徒竟敢不畏法耶。



某日余游邑廟。途經民國路。新北門稍西一段。

見有十餘人環駐而視。不知為何。余因走近觀之。見賣香烟者兩人。旁置一大筐。一人竚立筐畔。其

照妖鏡下集

一則手持香烟數枚。口中叫唱。遇路過鄉人。則送一枚。令其吸食。忽旁來一老者。口啣此種香烟。向賣者曰。此烟狠好。請問每包價值幾何。賣者曰六十文。老者於是從衣袋中取銅元六枚。購烟一包。又迫近鄉人。以臂聳之曰。此煙甚好。價亦便宜。君何不買。鄉人初不識貨。又見購者衆多。以爲果屬便宜。因出銅元六枚。購煙一包而去。尋又一人行過。賣烟者送一枚。不受。強之曰無妨也。因與之以火。使吸。時購烟之老者又來。仍向賣者詢價。購買竟。賣者轉又向過者曰。君欲一包乎。二包乎。其人不欲。老者謂之曰。此烟甚好。君何不買。且云。既吸其烟。不可不購。於是黝之使購。又見賣者面呈怒色。而隱露得意之態。始悟其欺。然而無可奈何。不得已購其一包。連聲悔氣而去。蓋此賣烟者。同夥不僅兩人。老者亦此中人。用以引誘買客者也。（龍潭生）

賣假藥之秘案

星期日下午。余偕知友三人。作邑廟遊。行經九曲橋畔。見一賣藥者。鋪白紙於地上。置數物。色紫黑。狀似軟木。賣者指謂觀客曰。此名楠木膠。係從古代楠木棺中得來。

專治咳嗽肝癆等症。百試百驗。靈症。苦未得良劑。聞一人言。知此效無比。賣者揚聲高呼。然因索價太昂。買者殊寥寥無幾。已而一老人排衆而前。揖賣藥者曰。拙荆患肝病甚劇。自昨晚服君藥後。痛乃稍止。今已健步如常矣。鄙人感德靡已。無可爲報。聊以二番爲君壽。請勿推却。賣藥者謙讓再三。乃始受。老人去。又有一少年至。少年袖出銀元三枚。向之購藥。賣者以刀割一小片與之。少年取藥。略一顧視。卽納於囊。不稍計較。揚長竟去。余注視二人。皆衣衫襤褸。腦後垂豚尾。裝束與賣藥人無異。心頗怪之。時吾友王君。適患嗽。迨一月後。余偶過小東門。復遇邑廟售藥之人。因竚立俟之。以覘其異。少頃。昔日之老人少年。果次第而至。所言一如前狀。始知此二人實爲賣藥者之同黨也。

(克扶生)

老百姓曰。現在賣假藥之徒。所在皆有。與賣假眼藥。假對口。同一把戲。不過此篇竟不同。黨兩人串同欺詐。是更進一步矣。

口兜賣人參酒之

世風日下。道德淪喪。欺騙金錢之

手段。愈出而愈奇。有不可思議之妙。前日下午。予索居家中。溫讀英文。忽有一不速之客至。衣服楚楚。面目黧黑。衣白夏布長衫。足登白帆布鞋。既入室。授予一玻璃酒瓶。自言伊父曾任前清某府長官。現已物故。遺有四十餘年前秘置人參再造酒十餘擔。因念各省兵荒爲災。待賑急迫。故將此項寶酒。裝瓶分售。每瓶代價一元。半歸藥本。半振災黎。諒先生素具熱腸。對此慈善事業。必能輔助一二云。家人聞言。以一元之費。而得一瓶人參酒。詎非便宜事。遂爭相購買。予知其中有秘密在焉。力阻之。奈吾嫂不聽予言。付給二元。購買二瓶。該客稱謝而去。後家人啓視之。乃二瓶白糟酒。吾嫂始知受騙。然已無可奈何。惟徒呼負負而已。予初知其有秘密在者。蓋以其十餘担酒。需用人參不少。以十分之一計之。則需人參百餘斤。以百分之一計之。亦需人參十餘斤。而彼謂但求血本。不取盈利。豈半元一瓶。已能償其血本乎。特誌之以爲未受愚之諸君告。（李宗俊）

老百姓曰。賣假酒與賣假人參者相同。嘗見有化裝鄉愚。或船工模樣。袖藏假參一包。掩門入。低聲問曰。老班……阿要一支吉林便宜貨。價目相巧。補補身體極好。實

照妖鏡下集

則所謂便宜貨者均是羅葡製成如貿然購食不第無益反有大害願國人慎旃。

賣傷藥之秘壽

余日前因事外出。歸途經盆湯弄。偶見十數人凝神環立。若有所奇觀者。余適興起。排衆入。故一探其究竟。時見一大漢。口操北音。席地設灘。雜置瓶盒藥袋等物。頗似走江湖之游醫。手持紅紙數張。裹以黑色藥粉。方分給觀者。據伊云。此爲治傷要藥。今因初次到申。特濟世揚名。非爲牟利計也。若有跌打損傷。癆怯癰疽。以及一切無名傷毒。來求診醫。皆分文不取。

言訖復以各色藥味。眩示衆人。適有一少年。因患傷欲就醫。大漢即命彼去其外衣。盡出囊中所有。安置地上。爲之遍察手足背脊等處。云無妨。即以藥數味與之。盡返其所有。少年感謝而退。時道旁一老人。睹此景况。亦投彼醫視。彼仍爲之去衣檢囊若前狀。共得洋二元有餘。置於地。乃以鼻嗅其身。驟作態曰。汝病凶且惡。若稍稽延。定當不救。今與汝藥一包。試服之。必見效。惟此藥貴甚。且成之非易。時俯身拾地上銀元曰。固以此作藥資。診費不計也。語竟取衣付老人。收灘他去。老人欲待

有言時流氓四五人。方目灼灼環視之。則一年可花信之女子。裝束立左右。且云。汝既欲治病。何惜此區區哉。言次復嫻之行。此時老人方悟其欺。然亦莫可如何。蓋前次之少年。乃大漢之同夥。以設計誘人者。至於一輩流氓。無非彼等之爪牙。噫。愚人之術。如此工且週。能不令貪小者之墜其詭計中乎。

(頑兒)

賣報女郎之詭計

余戚賀君。因事來滬。寓二馬路之某旅館。余以晚間往訪不值。翌晨復往。至則賀君尙偃臥未起。余於床前與之寒暄。言竟有推門入者。視之則一年可花信之女子。裝束非華。體態妖冶。手持日報數種求售。賀君見之。卽作厭惡狀。時余方與之談時事。乃向購新聞報一份。彼聆言作檢取狀。旋曰。此報現已售罄。君如需此。不妨代爲致之。言已反身去。未幾偕一女郎至。年事較穉。而妖冶過之。含笑謂余曰。先生需何報。請擇之。余曰。只需某報。因付以銅元八枚。彼又以他報聒余曰。先生。斯亦佳也。盍併購之。言已回眸一笑。輕狂之態。中人欲軟。余不能耐。揮之使去。而彼仍絮絮不休。賀君大聲叱之曰。若又來糾纏乎。何無……彼

不待其詞畢。即答曰。先生勿怒。吾固先彼來者。徒以先生欲某報。是以代爲招至。今彼已得值矣。而吾反不獲售。則先生何厚於彼而薄於此。余以其言亦近理。不得已重復爲購某報一紙。探囊給銀角一枚。使之找出。彼接銀角。即納之囊中。謂余曰。先生請恕。吾囊中并無銅元可找。盍再購一份可乎。時賀君亟曰。還我銀角。吾有銅元在。彼聞言即置報一份於棹。翩然出門去。賀君對余曰。若何爲購渠之報。吾一昨甫起。彼二人即先後踵至。絮聒不休。將報羅列牀側。強余購之。余初不之應。彼

竟嬉笑。探手囊際。此等女子。可謂無恥已極。且事後檢閱該報。乃數日前之陳紙也。余聞言憬然。蓋此種投機營業之女子。各旅社咸有其蹤跡。若輩藉賣報爲生涯。而以漁色賺人者也。設有不更事者。稍肆其輕薄。則爲彼所逞。其損失必有什倍於此。誌之以爲初旅行者告。(荆)

老百姓曰。賣報職業雖小。亦是一種高尚之業。今乃以賣報爲名。迷人是實。吾閱斯篇不禁嘆世風之愈趨愈下矣。

兜售偽彩票之

余里中有朱翁者。饒於財。無賴妬

之甚。一日。朱啜茗於茶肆中。忽來一衣冠楚楚之中年某甲。趨朱前低聲曰。君欲購彩券乎。翁曰。價若干。甲曰。三十元足矣。翁曰。市上所售者。價僅四五角。子戲我外行乎。甲曰。非也。此係頭彩。余所秘密知者。翁曰。票存余處可乎。待開標時。固得錦標。余當厚酬君。甲唯唯而退。不數日開標期已屆。甲突至翁處。面呈笑容謂翁曰。恭喜恭喜。頭標已得。余特來報君佳音也。翁曰。此票固中耶。曰然。翁乃付三十元。並酬勞五元。甲道謝而去。翁至開標處對號。甫進門。見一牌上大書沈君得頭標。翁

詫甚。詢諸夥云。此項彩票係偽物。翁知中計。快七而返。（蘭儂）

老百姓曰。兜售偽彩票者。利用社會僥倖之心理。以頭標感人。鮮有不墮其計者。是誠別開生面之詐欺也。

收買古錢之

此種騙子。大都假名戲園。或他處戲班收取古錢。以合傷藥。其實不過一種遊醫（即走方郎中）之變相。其目的初不在乎古錢。僅假此以爲進身之計耳。（其所以假名戲園者。因戲園固常自合傷藥。人可深信不疑。）及見人之有面黃肌瘦者。則必佯爲吃驚。並謂汝有重

照妖鏡下集

傷。何尙夢夢。不早治療。恐有性命之虞。幸余於傷科素所諳習。當代爲診視如何。人以其爲戲園中人。且來收古錢合傷藥。必深信之。救命之恩也。噫。

央其診視。彼乃略施手術。並謂此傷爲時已久。非輕易能愈者。余帶有傷藥一包。可治此症。惟此藥係戲園中命余帶至某處者。苟予汝。則余不能覆命矣。言至此。故作躊躇狀。既而乃謂汝此病甚劇。余不忍坐視。不如汝償還余藥價。余可另合。人必詢其價幾何。彼必曰。此係珍貴藥品。非十餘金不辦。人以其言之近理。不但不虞其僞。且深信其誠。必解囊照付。詎知人

收買火油箱之

世界愈文明。則騙術愈進步。而涉世亦愈危險。洋場十里。秘密重重。若不揭而破之。撫躬自問。能不憾乎。小子旅滬有年。是以個中事情。略知一二。特錄之以告世人。事實雖小。然亦不可不知也。余家鄰有老媪王氏者。貧甚。以洗衣度日。差堪自給。其戚某豪商也。性

慷慨。見媼之貧也。時時憐而濟之。謂收箱者曰。須再加些。收箱者。海上通例。凡賃人房屋者。每逢月底。須將房金付清。始得安居無事。否則索命無常頻至矣。媼因賃屋而居。時逢三十日。收租者催之甚急。媼約以明日。於是登某豪商之門而求貸焉。時媼見伊家有空火油箱四只。暗思若得售去。連自己所剩之金。堪付房金之數。乃向某求索。某固不吝。驟與之。媼喜甚。乃返。適有收買火油箱者來。估價該值小洋十二角。媼不之較。惟曰角子好不好。予適在旁視之。多是廣東老四開。印有華字圖書。應之曰。多是真的。何期媼心不足。立賠其數。而媼知其底蘊。誓不

。有難色曰。還吾角子來。媼亦負氣還之。約五分鐘。收箱者曰。就再加你六十文罷。媼喜不自勝。手舞足蹈。伸手接訖。其數爲十二角六十文。但角子忘記再看。予亦不疑。以爲必定好的。明日收租人來。媼併數付之。收租者忽變色曰。這種角子。汝從何處來的。快快說明。否則不汝饒也。媼大窘。怒謂予曰。汝瞎眼害人。予視之。則依然十二角廣東省的。而印有華字圖書者。安知一剎那間。已易而爲鉛矣。予思黑白難分。咎終在予一人。

受。但呼悔氣而已。（徐茸蒞）

老百姓曰：以收買火油箱爲名而掉包詐，欺是實，可誅哉！此輩。

□ 收買錫箔灰之靈

世風不古。人心險詐。秘幕百出。揭不勝揭。余至友王君所雇之女傭某氏。素抱金錢主義。而於購物之間。屢有中飽。日前該女傭將每月所私積之箔灰。售於收買箔灰者。（按王君之母，信奉鬼神，故每逢大小月底，必焚化紙箔甚多。）其價言明爲每斤六角共計二斤有餘。約合英蚨一枚有零。故該傭將箔灰交付時。收買者乘此轉輾

之際。出其靈巧手段。以香灰易之。然女傭不知其奸詐手段。彼將香灰仿原樣繫包。乃自囊中摸取銀洋少頃。忽謂女傭曰。余袋中所帶之錢。不滿一元。故待余回家取來。若汝不信。則將此包存放尊處。但不可拆閱爲要。女傭曰。務須速來。彼曰唯唯。言畢揚長而去。而女傭心中歡喜異常。因有意外之銀洋進益矣。後久等不返。殊不能耐。乃將包解看。則見灰白之箔灰已變爲鼠色之香灰矣。女傭見之鬱鬱不樂。蓋其私物。有莫可如何之歎云。（幻空）

老百姓曰：若輩其偷天換日之手段，焉能

簡牘之女備安能免受其欺耶。

賣假象牙筷之**秘幕**

讀者諸君。于望平街及寶善街一帶。亦曾遇賣牙筷其人者乎。此中秘幕。今特披露之。使諸君勿受彼欺弄也。作此鬼蜮者。同時必有二。一爲售牙筷者。一則擔一筐。 (筐內亦不知爲何物) 二人若即若離。如電磁之吸引。偶見途人。則持筷者假向擔筐者求售。而擔筐者故抑其價。售筷者亦故作不允狀。(如擔筐者云一元足矣、售筷者則面現躊躇色。且曰非一元四角不可) 相持久之。交易始終

不成。則二人分道而行。斯時他人見之。誤以爲此價極廉。則必出錢而購之矣。庸詎知筷之爲贗鼎乎。迨此者數數。已是司空見慣。故能言之鑿鑿。諸君疑余言乎。蓋於望平街及寶善街一帶留心察之。則不難得其真相也。(何心秋)

賣符咒之**秘幕**

里巷之中。每有賣符咒之徒。手持黃紙或各色花紙。畫以符狀。往來兜售。此輩明雖賣符。實則爲順手牽羊之小竊耳。數日前有一老者。鬚髮皆白。似賣符者流。方踟躕門外。余亦未之注意。少頃忽聞僕婦

呼賊聲。余急馳往觀。則見僕婦手繫一老人。且云。彼竊取余家銅茶壺。適爲余察覺。故捉之。是時余視老者。即踟躕門外之賣符老人也。余心有所感觸。而憐其老。急命釋之。蓋十數年來政治不修。教化不行。兵戈水火。頻起爲災。睹此老人之詭計偷竊。豈其心之樂爲此歟。抑有所使其然者歟。

(頑兒)

賣頭髮之秘幕

前日晚九時。遇余友黃君於英大馬路書錦里口。見一人手持假髮一支。(俗稱皮子)告余曰。如許

多而且長之髮辮。售小洋二角。其價甯非賤乎。余友適因其夫人之請。故無意中購得之。余聞其言。知彼利其值賤而購之。將墮奸人術中矣。方欲阻止。乃洋已交付。莫可如何。至余家就燈下視之。已稍露對結之破綻。再用竹梳篦之。已寸寸斷矣。蓋每髮一根。由數根結成。用稀梳梳通。以示買客。買客見其髮長而價廉。偶一不慎。卽遭欺騙。足證世風澆薄之極矣。

(獅山悔遲)

賣油之秘幕

前日余外出訪友。路遇一人。狀如

厨子手持一瓦罐。滿貯菜油。約五六斤之數。沿街喚賣。自語曰。此油乃我數月積成。適道旁有一賣鮓魚之婦人。問其價。答曰八角。其婦曰四角。如是數次。賣油人曰五角。於是其婦在袋中取出五角。交於彼手。其人轉了一身。忽又不賣。以洋五角退還婦人。其婦不解其故。即投於灘上之銅元盒中。其人乃去。行未數武。又返曰。我因迫於急用。故賣之。其婦又在袋中取出五角而與之。其人將罐一併留下。揚長而去。少選婦人將油注入鍋中。思以煎魚。忽聞鍋中乒乒之聲。急視罐中。盡皆水矣。

其油僅二三兩耳。（凡油注入水中，必浮於水面，故其婦莫能分辨。）又在盒中取出前所退還之銀角。已盡變鉛角矣。其婦悔恨欲絕云。

（捏風）

老百姓曰。以水作油。以銀角換鉛角。偷天換日。移花接木。小販之狡獪。可謂加人一等。

賣對口茵之秘藥

滬上騙術。層出不窮。人心險詐。愈趨愈下。偶一失察。即墮其術中。余於今歲春末夏初之際。在鄭家木橋之南。不數武。見有一年可三十餘歲之小販。形狀醜陋。手持對

口菌二只。其一大如葡萄。一則長約三四寸。闊則不踰二寸。大呼求售。據彼云。此菌因彼去歲充鐵道泥工。於鐵道旁之破柩中獲得之。此菌初得之時。大似江北巨碗之口。花言巧語。引人注目。故一時購者頗夥。乃日昨余又遇彼於該處。仍持形似對口菌者求售。大小與前余所見者大異。一則大與大碗口相埒。一則長方形。與書肆中所售之日記簿不相上下。獲得之處。彼云去歲充泥工於浦東爛泥渡。楊家橋枯坎中之破柩中獲得之。又與前所述之處不同。夫對口菌者。病者食人參。迨死後入柩中。其屍者之口。適對柩蓋上之節。越數十年或百餘年而成者也。可知此菌甚珍奇。而頗爲難得。該泥工所持者。設非臆鼎。則自夏徂今。時已數月。必已售罄。何延至日昨所持二菌。不惟較前減少。而反較大於昔。豈該泥工家爲該菌出產之地。而無售罄之虞耶。嗚呼狡矣。

(羅星耀)

老百姓曰。賣對口菌者。爲游醫之一。不僅滬上所有。內地又多。若輩隱語。總稱曰皮行。

收舊貨之秘幕

甲乙二人。形容憔悴。一望而知爲

集下鏡妖照

黑籍中之老前輩。甲挑舊貨擔。乙提小竹筐。僞爲賣花人。手持以松香煎成之假象牙篔兩雙。嘗見在晝錦里一帶。見婦女及初來滬之鄉愚走過。甲之擔前行。乙持假象牙篔作驚慌狀。向甲曰。我拾得牙篔兩雙。可賣若干。請爲我估之。甲曰。值價一元。乙曰。賣給你。甲曰。但身上不滿一圓之數。可否隨我至家去取。乙問曰。家住何方。甲答曰。住在新聞橋。乙曰。路途太遠。我不賣哉。此時乙即以篔轉授於在旁呆觀之婦女。甲遂離乙數步。大呼曰。我不幸未多帶錢。錯過了便宜貨。乙向婦人曰。我以

路遠不賣給他。賣與你要否。此婦以爲便宜事。遂給一圓與乙。取篔而去。後被識者察破。以火焚之。化爲灰燼。嗚呼此貪小之害也。又有一種賣金星琥珀鐲爲名。以僞貨欺人。其騙術則大同小異。諸君慎之。免受其愚。

(迷鴻)

老百姓曰。滬諺呼收舊貨曰舊黑心。喻其賤價收入而昂價賣出。不料除黑心外。尚有作僞之秘密。在嗚呼舊黑心。

□ 乞丐售物之謎

日昨余偕硯友夢鶴。行經五馬路棋盤街。一乞丐持鼻烟壺一。謂夢鶴曰。此係余路中拾得。欲售小洋

二角。先生欲購否。視其壺式，頗爲美觀。精瑩奪目。尤覺可愛。夢鶴因廉其值。故不加細察。給以小銀圓二枚而去。行次。夢鶴復謂余曰。此物精美。若非丐兒拾來。恐非數金不能購也。言次意甚愜。余亦爲之欣羨不置。行未數武。遇至友陳君梓雲。遂相與握手。夢鶴即告其買壺事。詎陳君聞言大愕曰。何巧若此。言時以手探囊。取一烟壺與夢鶴所購者。不差累黍。余詢其何來。陳君答曰。余數日前。偕友觀劇。返時道經三洋涇橋之北。亦係一乞丐持來。抖售與夢。君適間所言相符。恰似一人所爲。余亟同

至陳君家。將二烟壺。細加磨擦。其質即紛紛而下。用火燃之。立成灰燼。始知係松香所製。瞿然悟其贗鼎。夢鶴初時自鳴稱心。至此盡化雲烟。不禁垂頭喪氣。

(悅性軒主)

□ 偽造金飾之秘幕

偽造金飾之匪徒。大抵皆係狡猾工匠。銀樓歇夥。將銅質打成押髮手鐲等類。包以極薄之金皮。慮其分兩不符。(金質重、銅質輕)中復貫以水銀。使與金質相等。印有楊慶利慎記足赤字樣。遣人持往各當舖典押。中其奸者。不僅滬地

一埠。附近鄉區。間亦有之。惟不多觀耳。鑒別之法。較前則尤顯。蓋楊慶和慎記銀樓。上海無此牌號。且金皮所包。不無縐痕。凡此兩點。皆足致疑。蒙其害者。誠難辭漫不經心之咎也。（按當夥受質。本不知其奸。故不加細察耳。否則安能受其欺耶。寄語當商。尙祈留意也可。）（悅性軒主）

老百姓曰。金飾貴重物也。亦有慶鼎編輯。至此不禁擲筆三歎。

■ 藥水珠之秘幕

世風日頹。人心日險。狡詐之徒。無地蔑有。尤以上海爲萬惡淵藪。

種種秘幕。層出不窮。甚至當舖亦蒙其害。言之可慨。匪徒某甲。專以收買老光油黃劣珠。浸入藥水。加以手法。（手法不得其詳。恕略。）能使珠光潔白。紮成珠花押髮頸練等。僱人四處典質。（其價不一。例如押髮一枝。穿以十粒或八粒之藥水珠。可質洋百元之譜。）當夥偶一不察。即墮其計。受害者指不勝屈。（據該業中人云。滬地一隅。數逾巨萬。）但真偽尙易辨別。祇須將指甲剝刮。真者體質堅固。絲毫不動。僞者一經剝刮。即紛紛而下。蓋珍珠浸過藥水。其質已鬆而不堅矣。（悅性軒主）

老百姓曰：匪徒之作偽，可謂無奇不有。

□ 成衣舖捲逃之秘幕

吾國人習慣。每於歲底臘尾。將其一年所積餘資。或兌金飾。或製新衣。以備新年中出風頭之用。於是此時之成衣舖。爲一年中生意最盛時代。亦爲一年一捲逃之絕妙機會。蓋臘尾時之製衣。其衣料必貴。其顧客必盛。其所騙之款亦必多。顧客偶問其衣服製就與否。則必以邇日製衣者多。况某夥至某某里工作。某夥至某公館工作。再遲數日。定當製就送上。并作種種之抱歉狀。顧客亦信而不疑。迨積

貨一多。時機一熟。即逃之夭夭矣。此種成衣舖。其開張時間。多則二月。少則一月。而其用夥必多。

陳設必精。裝璜必華麗。場面必闊綽。舖主之衣服尤爲麗都。以動他人之目。開張後數日。製衣迅速。式樣新穎。以堅顧客之不疑。距開張愈久。則製衣愈遲。以作捲逃時之預備。狡矣哉。願製新衣而爲新年出風頭者。注意及之。（秋魂）

老百姓曰：以堂堂之成衣舖而效騙子之行為。當名之曰強盜裁縫。

□ 擺攤之秘幕

記者嘗見南京路之又新街。民豐

里。泰和里口。一帶所設洋廣雜貨灘上。置有洋磁面盆。所澆之磁。間有脫落之處。設灘者用商標紙糊其壞處。以掩其迹。廉價出售。購者貪其值廉。不爲細察。遂墜其術中。以大好金錢。換得破盆一只。盛水後其紙卽脫。破迹立現。此時也。雖欲退掉。其勢已不能矣。蓋往換則若輩必多方答辯。不肯退換。或竟不認其爲己貨。而買客至此。知不可以理喻。只得忍氣吃虧。故若輩行之無忌。攷若輩所以販此劣貨者。取其成本輕賤。雖廉其價。而獲利仍不薄也。其用心之狡。殊堪痛恨。吾願國人購辦是項

物品者。蓋注意及之。(夢蝶)

老百姓曰。以劣貨充佳貨。賤入而昂出。可謂個中之好生涯。

苦力索詐之秘幕

余友黃君。性頗忠厚。衣服樸實。望而知其爲鄉曲人也。一日。乘湖班小輪抵滬。行裝甫上輪埠。即有苦力者數輩。厥狀若黃包車夫。羣向黃問曰。汝欲雇車否。黃答以欲赴新垃圾橋洽興里。於是苦力者爭來搬取行李。黃隨彼等而行。徒步數十武。仍不見有空黃包車。因問曰。汝等所御之車輛何在。苦力者反惡聲答曰。爾休問吾儕。第欲

至洽興里。非八只八開（滬人喚小銀元曰八開）不可。黃至此時。始知受愚。蓋黃固非初次來申者。因思自輪埠至洽興里。車資亦不過八九枚銅元足矣。遂向苦力者索還行李。互持良久。幾至用武。聲浪愈高。適爲巡街捕所見。詢知底蘊。遂掌搬物者數頰。其聲清脆可聽。復叱之曰。去去去。苦力者均狂奔而逸。該捕語黃君曰。若輩即車夫之變相也。形雖酷類車夫。而不御車。蓋若輩之生涯。僅賴此敲竹槓手段。以欺忠厚之人耳。後余遇黃君於洽興里口。見渠面赤耳熱。不勝恐怖。異而詢之。伊爲

（小笑）

其二

長江輪船。每至一埠。匪徒必混雜其間。假托照

料。乘間將行李竊去。時有所聞。而上海蘇州河一帶之小輪抵岸。有一種匪徒。遇見外鄉孤客。行李多者。必假意殷勤。代雇車子。論定車費。行李裝齊。指定地點。使前車疾行而去。後車則故意留連不行。其客若顧後車。而前車已遠。若跟追前車。而後車已去。甚有前後皆失。無從追查。其實假作照料之人。即與小車夫及人力車夫。

串同一氣。彼另有藏物之地。無從追查。謹告乘客上岸。如行李多者。必須自己親押而行。要索小車夫之捐照。人力車之號頭。須記認清楚。縱使失去。尚可報捕追查。倘或不慎。後悔莫及。（筆花）

老百姓曰。初次旅行來滬者。千萬謹慎。免受若輩之欺。

乞憐之秘幕

日昨記者赴仁記路訪友。道經甯波路永安里口。突來一衣冠楚楚之少年男子。向記者詢問赴滬杭車站之路徑。記者其實以告。少年又問赴嘉興二等車資。需洋若干。

答約一元以外。少年乃探囊出小銀幣五枚曰。吾前月由籍乘車來滬。覓友不遇。所携川資將罄。剩餘者只此五角而已。懇君貸洋數角。俾得回里。後會有期。再當圖報。記者見其形色張皇。語言不倫。心知其詐。乃厲聲叱曰。汝既由籍來滬。旅費若干。當已籌之。何以今日反來問予借貸。况聽汝口音。不類禾人。何用此騙術。汝若能說禾地土語一二句。予當允汝所請。（記者六年前曾在嘉興中學肄業，故禾語知之甚熟。）而少年竟瞠目不能對。呆若木鷄。一言不發。記者乃面斥之曰。觀汝年歲尚輕。貌亦

不惡。不宜行騙。甘入下流。少年見予言語嚴厲。始抱頭鼠竄而遁。寄語滬人。設途遇此輩。勿與交言。則其技亦窮矣。(夢蝶)

其二

去年十月。余道經天津路某里。見某店前立一病人。手持鋸斧等物。自云餘姚人。素操木工。家有數口。用度甚廣。入不敷出。託友薦至提籃橋某號木作。至則並無某店。又往友處訪問。則友已于前日赴漢。祇得怏怏而歸。行至中途。突遇盜數人。剝去衣服。以致感冒風寒。病魔來矣。勢必流為異鄉之鬼。言次痛哭不已。惟不作乞憐語。人多為之惋惜。

當經某店主給洋一圓。令其回家。病者稱謝而去。至昨日余事畢還家。又見其人倚牆訴苦。言語服裝。與往日無異。余方識破其奸。乃戲之曰。子病何長。能延一年餘乎。彼色頓變。急辯曰。吾前日纔來滬上。君何作此語。余笑曰。子忘天津路某里之事乎。余尙能記憶。彼聞余言。即丟一眼色。匆匆而去。

(任益平)

老百姓曰。人生至於乞憐。可謂窮途潦倒。無可奈何。今亦出於作偽母怪。吾國幾成爲作偽之世界也。吁。

匪徒掉包之秘幕

昨偕友人沈君。至黃浦灘某銀行。提取存款。將進門。適見一衣服麗都某甲。隨余等而入。余等初亦不介意。嗣吾友取二百元鈔票而出。爲彼窺見。亦隨之出。至途中彼乃向友人深深一揖。並言曰。余即將赴山東。余有某銀行鈔票二百元。欲携回。但該處近因市面不能通行。亟欲易現。乃該銀行之地址。余亦不知。如有其他銀行鈔票。余願出每元貼水五分易之。余友大悅。計算以爲二百元。可另得十元。欣然交易。余阻之不聽。歸而細加辨認。乃贗鼎也。（即僞鈔）然悔已無及矣。（耕）

老百姓曰。此亦念秧之一種。若輩利用世人貪小之心理。乃得行施其奸計。

肆

友人方某。在滬北某當舖爲櫃夥。一日晚膳甫

罷。有某甲持一白熟羅長衫求質。方某即估其值曰五圓。甲則堅非六元不可。即將熟羅長衫包以花袱。返身而出。甫至門外。重復轉身謂方某曰。五元半可乎。方君答以價已估足。不克加增。甲即置花袱包於櫃上曰。賤當賤贖。何多計較。卽五元可也。方某當將包袱取。下。給其當票一紙。銀洋五枚而去。及至摺衣開視。而所謂白熟羅長

衫已不翼而飛。袱內所貯者粉皮十數頁耳。蓋其預先包成一式樣相等之偽袱包。與同黨之某乙。令其在外守候。己則持真者進內估看。故論其值。返身出外時。即掉取某乙手中之偽包以進。方某不察。遂墮其奸云。余觀此益信世風之險。秘幕之工矣。

(悅性軒主)

匪徒擲包之秘幕

左鄰某嫗。一日携其幼孫。在弄口游散。瞥見一人自遠而來。大踏步而過。若有急事者。然行至弄口。忽自衣袋中墮下一紙。彼不之覺。揚長出弄。旋有一人飛隨至。將遺

下之紙。拾取視之曰。嘻此非五十元之鈔票耶。即趨至嫗前曰。左右無人。盍瓜分此財乎。爾我各得洋帑二十五元。嫗乃爲之心動。而仍不之信。適一清道夫入弄清道。嫗即持之往詢。彼曰鈔票鈔票。並轉詢嫗從何而得。嫗恐爲清道夫所悉。故以語誑之。清道夫持帚而去。於是拾票者曰如何。嫗乃深信不疑。即允爲剖分。拾票者曰。鈔票暫存汝處。少選我當向汝分取。語已卽行。不數武忽返謂嫗曰。然我終難深信汝爲何等人。以汝之耳環。姑作抵押品。汝可少待數時。俟余領取分洋時歸趙可耳。嫗乃將赤

金耳環一副付彼。價值數元之譜。誰知一去不返。杳如黃鶴。嫗乃歸家將鈔票示余。孰知係一無用之澳門彩票也。然清道夫者。亦彼同黨。使嫗不之疑耳。嗚呼。（喘月）

老百姓曰。擲包丟包爲匪徒之慣技。設不貪便宜而匪之伎倆不窮而自窮矣。

□私販毒物之秘幕

雅片之流毒。盡人知之。清季之時一再嚴禁。民國肇始。接續進行。何如販烟奸商。詭計百出。携赴內地私售者有之。虛設字號私售烟膏暨燈吸者又有之。種種伎倆。駭人聽聞。間或被官廳破獲。懲之以

法。無如若輩神通廣大。暗賄刁吏。罰金了事。未幾故態復萌。私販如故。言之殊堪痛恨。有松人李某者。水警界中人也。在任時擅作威福。縱警橫行。松民之受其害者。不知凡幾。二三月前因事革職來滬。在法租界□□街口□□里賃屋三間。開設□□申莊。專販私土。營業甚爲發達。獲利倍蓰。已面團團作富家翁矣。前月底被其夥友王某。在外收去賬洋四五百元而逸。李某自知營業非正。有干禁律。不敢聲張。徒呼王某負人而已。（夢蝶）

老百姓曰。私販煙土之秘幕。實有揭不勝揭之嘆。上述云云。僅太倉之一粟。嗚呼。

□ 柴爿店之**秘幕**

余隣陳婦。前至某柴鋪購柴。既抵詢其價。店主答曰。近因天氣嚴寒。河水冰凍。以致來貨寥寥。故價稍昂。陳婦即曰。仍照舊價可乎。彼答曰。實因來貨價昂。故不能售。陳婦即轉身向外而出。店主即呼曰。來來來。因汝乃舊主顧。故售與之。盼望後來交易。即喚夥友取繩。約扎五十餘斤之柴爿一捆。故以繩之一端。懸拖及地。但彼秤之時。即以脚重踏其上。則五十餘斤之柴爿。可秤出七十餘斤。然秤柴之際。陳婦但視秤之先平。故未嘗

注意此弊也。其時適陳婦之女孩在側。手持一銅元嬉戲。偶墜於地。適滾在扛柴之脚傍。俯而拾取。見扛柴者之脚踏繩端。即急呼曰。媽媽。彼以脚踏於此繩端上。陳婦遂望下一視。果見之。即命其讓去。彼即勃然大怒曰。汝如此囉蘇。不售與汝矣。陳婦不便爭論。遂轉身出外。往他鋪而購之。(不才)

老百姓曰。柴爿店爲正當之商業。今亦秘幕重重。令人有商業荆棘之歎矣。

□ 賣柴爿之**秘幕**

此種賣柴者。大都爲寧波人。手提一二捆。沿街叫賣。如有應之。欲

買一元或數元者。則彼聲稱去叫夥伴挑來。而以其手之柴押之。實則彼至柴爿店內叫一担來。而自冒充爲某宅厨子。或傭人來叫柴者。既至後。則彼乘挑柴者堆柴時。討取柴錢。揚長而去。直至挑柴者堆柴畢。而討錢時。始知受愚。斯時也。非柴爿店內受損。則必買者受虧。然其間非經一場大吵鬧不已。余姑母處及鄰人家。均曾遭騙。誌之以告讀者。(不才)

老百姓曰。只顧錢財到手。不計兩家纏纏。可殺哉。此輩。

滬上押店。鱗次櫛比。密若繁星。名爲便民。實則害民。今有一事誌之如下。鄰友某君。寒士也。一日。有債主遠來索逋。苦無以應。不得。不以棉衣二件爲挹注。持往當舖求質。道經某押店。見其牆上有粉牌一。上書(大小二分起息。陸個足月爲滿)十二大字。某君以爲二分取息。與當舖無異。故即進內押得洋帑三番而返。及至薪資所得。已越一月有二日。某君自思當舖有月不過五之例。(按當舖例每月以三十五天爲一月。名月不過五。比即往贖。雖已三十二天。當仍以一月之計算。詎該押店夥索利

口小押當之秘

三角之譜。某君大爲不解。詢其一月之利。何若是之昂。店夥笑曰。汝知算法乎。今當已四期。(押以旬日爲一期)以二分起息核算。則每期需洋六分。四期計洋二角四分。再加存箱三分。豈非大洋二角七分。言小洋三角乎。何曉也。爲某君始恍然悟。莫能與辯。連呼悔氣而已。(按當舖之二分起息。係指按月而言。押店則按期耳。而故意標其名曰大小一分起息。不悉個中底蘊者。鮮有不受其欺。余特揭而出之。以爲一般貧苦者告。)

(悅性軒主)

老百姓曰。押店老板之之心。與收舊貨者。

相彷彿。除重利盤剝外。尚有種種狡獪。請讀上文。便知其崖略。

乞丐搶物之秘幕

前日之晚。予正圍爐閱報。忽見老友湯君(蘇州人)趨入。首不戴帽。予嘲之曰。蘇空頭不畏寒耶。湯君悵悵曰。子勿相戲。蓋予之帽。實被人所搶去。當予驅車赴友人約。道經甯波路五福街附近。燈暗人稀。北風刮面。忽覺有物觸予鼻。諦視之。乃一十八九歲之小孺。圖搶所架之金鏡。予即揮之以手。不料車後更有接應者。遽將余所戴之絨帽攫去。方欲命車夫追趕。

忽來一衣藍布長衫者。問予何事。甫入頭門。背後有一人呼曰。先生堅不放行。經此一番遲延。搶帽者已杳如黃鶴。豈非倒竄乎。（藍布長衫者，亦癩三同黨也。伊見黨中人已獲目的物，即聞風趨至。所以阻住失物者之歸途，使同儕得乘間遠遁耳。今記者特揭破個中之秘密。初旅滬者，尤不可不注意也。）

（小笑）

老百姓曰。搶眼鏡。搶首飾。均小癩三優爲之手段。今僅搶去絨帽。亦楊君不幸中之幸也。

甫入頭門。背後有一人呼曰。先生當心摸表之三只手。余友即答以謝君照顧。而又急伸手摸袋探表。乃無恙。方自慶幸。不料走未十數武。再摸袋時。表已脫鏈飛去。而入他人手內矣。急回原路覓之。然終不可得。旁人某甲。見余友面色倉皇。詢問其故。余友即以方纔所遇實告。某甲大笑曰。君猶以此種人所言爲好良心耶。乃三只手之門檻語也。君受愚矣。余友始恍然大悟。快快而返。（添吾）

摸袋竊物之秘密

日前余友張君。獨往城隍廟游散。

老百姓曰。摸袋竊表。則摸袋竊表耳。竟先之以關照。繼之以肱篋。豈竊賊亦先禮而後行耶。吁。

■ 扒手之秘

陰歷新年。各業停息。惟扒手則忙碌異常。蓋新年中城隍廟戲園遊戲場等處。游客必擁擠。一擁擠則易於扒竊。且此時遊客袋中之銀錢。必較平時為夥。至扒竊之法。約有數種。如扒馬褂中者。則一手執利剪。將衣角輕輕剪去。衣破則錢囊必墮出。乃以一手承之。隨將贓物給與同黨。已則仍隨其旁。以示不疑。如扒插袋中者。則手續較易。不用剪子。用手伸入袋內。將貴重者竊之。無用者棄之。又有能扒裡衣左袋中之錢囊者。則其本

領已大。門檻之精。可想而知。其扒竊之法。先作擁擠狀。使游客只顧行路而忘其袋中物。乃以手輕推皮篋處。使其出袋。袋一出。則以手承之。轉瞬間已入同黨之手矣。若輩亦設有機關。如邑廟之扒手黨。在某某茶樓。凡扒竊之際。旁人見而說破。必動若輩之怒。下次見時。必為若輩毒打。其利害有如是。願新年中之帶錢出遊者。注意及之。（秋魂）

老百姓曰。扒手亦有扒手機關。母怪中國機關之多也噫。



今晨記者有事至外灘。後乘電車返。將抵拋球

場烏利文洋行。有一衣服華麗之少年。先欲下車。賣票者力拉少年之衣角。阻其下。記者不明其理。

服華麗以掩人目。殊可惡已。

鐵算盤之秘密

反恨賣票者之無禮也。車既停。少年又將下車。賣票者不釋。且厲聲曰。汝手中所持何物。少年面色頓呈妃紅。微聲曰。香烟。賣票者不問情由。猛擊其頰。並詢近立之人曰。汝物有遺失否。某客俯視其馬褂。則鈕扣皆散。錢篋半露。始知被扒。然未損失。尙屬大幸。衆客皆欲飽少年以老拳。車行始已。蓋少年施其手段時。適被賣票者窺破也。吁。(子襄)

老百姓曰。少年不務正業。而從事於衣

船。船戶均係江北人爲之。飄泊無定。諺云。到處便爲家。堪爲此輩寫照。每至一處。必扶老携幼。相率登岸。恃其烏合之衆。沿途所植之樹木蔬菜。任意亂斫。橫行不法。此猶顯而易見之害也。蓋若輩獨一無二之技能。卽爲竊取人之財物是。(我鄉稱若輩曰。鐵算盤)其竊法甚秘密。個中黑幕。鮮有人揭破之者。或謂其用五鬼搬運法。未知確否。但見一中年之男子。背負鬢髮蒼蒼之老嫗。狀甚憊困。

。行至人家門首。或乞茶解渴。或索火吸烟。不知者見此狀態。輒憐其遇。且以其所求者。祇茶與烟二物。必慨然與之。老嫗既食此家之烟火物（即茶與烟等）後。即能施其術。竊取該家櫃中之黃白物矣。（按我鄉人家之銀箱內。必置看財童子或春畫等。則雖遇鐵算盤光顧。亦無法覬覦其金錢矣。）

（小笑）

老百姓曰：鐵算盤與船戶實二而一。一而二亦左術之一也。

□揚州尼菴之秘幕

揚州之東林菴。乃香火最盛之尼

菴也。菴居環城河之東。有尼凡六。皆逾知命之年。頗工撮合手段。獸慾城中之大施主也。故一般輕狂少年。往求其撮合者。戶限爲穿。菴中因之香火益盛。收入愈豐。記者曾一度遊其菴。菴中之佛堂佈置。雖極簡陋。然尼之臥室。陳設則非常精緻。銅其床而紗其帳。時聞床上有軋軋聲。蓋即『自由戀愛』『社交公開』之實踐地也。被惑女子。亦多以燒香爲名。而作陳倉之暗度焉。

（擁卵生）

□女婆騙金之秘幕

前蘆山清丈局長江鍾慶之妻。被

慣走江湖賣紙。模樣兼相面之女婆。
（揚州人）藉看相爲名。加以種種危詞。謂目下運氣不佳。必大破財。若不制止。恐釀成大禍等語。江氏原喜敬佛唸經。並迷信種種。故一聞其言。即請其作法制止。該女婆以江氏已墮其計。遂獻其鬼蜮技倆。囑買香紙火砲蠟燭等。喚江女進房作揖磕頭。禱拜床神。而口中復喃喃自語。作唸經狀。旋復囑江妻將手上金鐲戒指。頭上金簪金花金挖耳等。一併取下。復用手帕包好。置放床頭。包可鎮壓一切邪魔。得過三日啟視。家運必漸順。汝家老爺亦必獲得優差云云。

江妻一一如言照辦。未幾該女婆復喚江妻同往娘娘廟進香。燃砲燒化。復囑江氏稍候片刻。已須赴附近之火帝廟進香。須同回江氏寓所。江氏亦信以爲真。不稍疑也。詎江氏坐候良久。不見其回。乃喚車單獨回家。因見女婆脫逃。恐有掉包行爲。遂即啟視之。則原件變作贗鼎。其損失約在三百餘元。然亦追悔莫及。詎此項騙局發生。未及兩旬。而怡和輪船公司之某買辦家。又發生同樣之騙案。損失金飾四十餘兩。價值二千餘金。惟騙法稍異。先是有賣花兼看相之女婆。爲某買辦之妻看相。謂太

太相貌真好。主大富貴。但前生係個男子。開過大銀行。被人倒騙款項。委係不少。該騙款之人。近亦致富。屢想歸還。可惜無由。我現有法術。可以使他空中飛來。某買辦之妻。爲其所惑。請其作法。謂要錢若干。該女婆答以事情做到。隨便酬謝。若先取錢。恐人不信。議定。乃囑取空箱一只。內置現洋一元。用鎖鎖好。置諸空房。謂夜半箱中如有響聲。不可窺視。待翌晨我再做法術。始可開看。至次晨該女婆果來做完手續。後命某買辦之妻。洗手焚香。自行啟視。果現出白鏰三十一元。喜不自支。而該女婆猶有鬱鬱不樂之態。佯言我的工夫。一概做到。論理不來一千。也要來八百。待我今天再與你做過。你先將此洋收起。復謂你家有金飾麼。因爲銀洋力量太小。吸力太薄。改放金飾。力量必大。某買辦之妻。以一元引線。既獲三十餘金。遂愈信不疑。乃將所有金飾四十餘兩。一概交給該女婆置放。用鎖鎖好。仍置放原處。夜半箱內仍有響聲。惟翌晨女婆則不來矣。迨啟而視之。金飾完全不見。祇有癩蝦蟆一對在也。啟視畢。頓又轉喜爲憂。當以損失太鉅。乃將前後情形。報告其夫。以便稟請

官廳緝拿。其夫聞悉。怒不可遏。本欲加以責罵。又恐激成他故。祇得忍氣不言。惟報請警廳通緝。第該騙子早已得金遠遁。鴻飛冥冥。安能合浦珠還也。（道聽）

女子告地狀之

有一天。我走過四馬路。有許多人圍住了一個女子。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也走上去看個究竟。一看原來是一個女子告地狀。這時候告地狀的女子。正好拿着白鉛粉。寫他的地狀。來往的行人。走在這裏。一定要停一停腳。看他一看。纔肯再走他的路。這女子就將他的地

狀。一句句的寫下去。我立在傍邊讀他的地狀云。（難婦浙江甯波人。張氏。年十八歲。因父母早亡。丈夫在外國未回。在申尋叔父未遇。還有兩兒兩女。現在某路求乞。我也是富家之女。老着臉兒。坐在此地。向仁人君子。求乞川資。）還有許多的話。我的記憶力不好。況且都是懇求的話。諒閱者諸君已知道的。也不用我多說了。（巧雲）

跋

日之昨。余以事趨郁子之編輯室。晤談之餘。見案上置有新書二冊。視之。照妖鏡之樣本也。蒙不棄。允予翻閱。及讀竟。不禁深嘆郁子誠今之有心人也。前編格言叢輯。國恥小志等書。輿論多稱道之。近又日擊世道之凌夷。道德之淪亡。社會之污濁。人心之詭詐。隨時隨地。均現魘魅。心有所感。不能自己。爰有照妖鏡之問世。顧名思義。郁子之苦口婆心。可以灼見。且其內容。均爲道人所未道。刊人所不敢刊者。闡幽發秘。索隱摘奸。重重黑幕。揭破殆盡。無異于溫嶠燃犀。怪狀畢露。譽之爲救世之寶筏也可。社會之指迷針也可。人心之清醒劑亦無不可。挽旣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舍是書奚屬。爰跋數言。不知郁子其領首乎。

民國第一丙寅端午日大埔藍劍青跋於滬上



此處蓋無不憑

請將此券裁下並附
入現大洋二元掛號
寄至上海北山西路
德安里格言叢社
收立將最新出版之
四百種『實用庭家寶』
庫一鉅冊交郵寄上
此書定價每冊六元
特價亦需三元茲為
優待愛閱照妖鏡諸
君起見特贈此券聊
酬惠顧之雅意機會
難得幸勿錯過

①實用家庭寶庫一書
為本社最新之出版物
共分十二大類共有子
目四百餘種舉天地間
之事事物物靡不應有
盡有搜羅無遺諸君得
此一編勝藏萬卷書籍
也
②寶庫之優點已略載
本書上集背後告白其
詳細內容另印單張欲
閱者請附郵一分來函
索取立即寄上
③寶庫定價每冊六元
特價亦須三元有此券
者祇取一元故此券足
值銀一元惟每人祇能
購買一冊以示限制
④此券祇能抵銷家庭寶
庫代價之用其他則不
生效力
⑤國內寄費照值加一
成歐美各國則依例增
加餘類推

▲上海格言叢
輯社敬白

版 權 所 有
不 許 複 製

照妖鏡下集一冊

定價每冊現大洋一元八角

編 纂 者 青 浦 郁 道 庵
校 閱 者 吳 江 濮 木 牛
繪 圖 者 鄞 縣 章 育 青
發 行 者 北 山 西 路 德 安 廠
分 售 處 里 第 五 十 七 號

青浦郁道庵
吳江濮木牛
鄞縣章育青
北山西路德安廠
上海格言叢輯社
北山西路德安號
上海虹濱書舍
里第一一七號

中 華 民 國 十 五 年 七 月 初 版

上海格言叢輯社

最近出版社會事實小說

明星墮溷記

李允臣 徐國楨 編著

最近電影女明星墮落之供狀詳細準確！

欲知電影界之種種黑幕者……不可不看
 欲知電影女明星之所以成名者……不可不看
 欲知電影女明星墮落之真因者……不可不看
 欲知電影女明星之日常生活者……不可不看
 欲知一般人對待女明星之手段者……不可不看
 欲知女明星入電影公司後之經歷者……不可不看
 欲知女明星拍戲以外之其他行徑者……不可不看

本書特色

排列十分優美
 紙張十分潔白
 插圖十分畢肖
 定價十分便宜

印刷十分清晰
 裝訂十分堅牢
 形式十分精雅
 材料十分豐富

每段俱由著名美術家大精繪圖

全書一册定價四角